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叙黃子文心內符

子黃子之以子行名子也

尊其志則火厥傳目蘄於

世蕩肺淨腑斥誦屏業而

生其手目焉之貴爾然子

黃子攤黝黷。曠悟空靈。知文
人之事。不空不實。不古不
今。爲之者。非其至也。至於
其所以爲也。是之謂文心。
天文之昭也。地文之著也。

人文之烜也。心文之淵也。
音者天之三光。聲者地之
五官。符之心也。故眇莫以
追。非定印也。鬼神以求。非
鏤刻也。日月騎之。爾也。風

霆鞭之爾也波瀾騰之爾
也花草剪之爾也其鬼離
其神合其鬼合其神遷豈
世代之足規乎今觀其耽
思傍訊晰物鮮情沈之而

怫悅躍之而選按多有所
懷來故物無一量體有萬
殊總途觀變臚世答則皆
若有抽之於自極而締之
於所偉者代之所不得規

者允代之所不得留也。卽
一代而變也。疇乃疇亦疇
於其代代代相推理固如
是所謂海桑可庚景曜自
爾也。第不經子黃子繡定

真傳目習物疇知文心符
是文人卽千古其胸曾不
逾咫耶茲編代有所次意
實衡置李塗氏謂莊子易
之變史記春秋之變弇州

氏謂左國國策遷史等聖
於文叙事是化工肖物莊
子列子楞嚴維摩經則鬼
神於文至五千言真誥三
日不讀真覺舌本閑強尊

古正眼之論至已乃西京
鏗其振響雷訇波屬茗發
穎豎以及六朝駢麗唐韓
愈氏埽穢立言冲變軌正
宋蘇氏本之成一代之偉

其他諸子史文苑理雕意
綺錯以成家乘代者誠不
能不考之以符心焉顧以
此類世不逾一變而存其
人而詠其世反有在於單

隻而嘈噴不與得斯解者
可以空語於無文而憺懔
懊伊歛愉踊溢之情湫愴
虺騰竦厲渙衍之態皆爲
影事而所以爲之之心出

焉矣。是子黃子之志也。

年春社弟太白鄭之玄

識於不腐齋



文心內符引

原夫雲物在天考占年之驗星河
屬地昭辨土之分既垂象以成文
皆矚形而知著未有組裏為編緣
華測幹不能獲其性精觀其致用
者也。榮葉風殊文心波詭譬諸玄

象則抱背垂珥瑄之常方於坤文
而岸谷著川陵之異文人互道所
繇來矣夫尼父七觀而獲尚書之
蘊姬公六法以課官人之方鼎立
則魑魅斯窮鑑存而鬚眉自別爾
其舍濡歆腐不出一毫鑽研殆窮

未踰尺幅射響則倫籥佻鍾徵藏
則瓦衣畦黍渾渾夫婦之談嗚嗚
方員之說知一覽而畢窮可無煩
於觀察也若夫簧篳殊吹錦縠異
織鷓鷯之與狂鳥同有五采之章
構杙之與駟虞均為班文之蔚咫

尺不齊霄壑。斯遠爾乃相其精神
以觀其佳惡。診其真贗。以核其情
實。精神著乎八。彰真偽。分於六。匿
八。彰之道曰識。曰幹。曰彩。曰韻。曰
理。曰裁。曰致。曰力。識馭義。以西迴
幹挾波。而東注。彩者得於翔中韻。

者得於朗外言。理則蹈淵而出珠
言。裁則考律而成尺。曲折巧取之
致。通發強挽之力。皆以貌其神情
而適於通變。乃如六匿之媿。附於
八美。擇兩而窮取。備斯露曰。因曰
剽曰。會曰。習曰。寤曰。繫弱者取。因

類南生而蠻語強者取剽肆胡入
而華歸會者問馬以得牛習者狎
浮以避水象罔而得珠則寤駭於
乍覺蝸蟾之鳴夏則繫絕於移時
此六者皆辭囿之鼠狐文困之稊
稗也流覽既從錯綜斯覈乃可駕

其毫帆入彼臙海識長之人多異
心敏而目爽幹長之人多決獨前
而氣旺彩勝者傍禮以夸哆韻勝
者質物而容治理見者時信而鈍
愚裁見者時窮而束雅多致之人
善風多力之人賈壯其大概也稟

受既殊。縑、蒨各別。苟不滲乎五區。皆可試其一用矣。若夫全什俱敵。諸器互出人。已難窮文。不一律。爰當澄慮。疏觀絕囂。去稱合始。亂以循環。刊楮墨而抃輪。觀其動挺於蠖。蟬之間。揅其生離於屬。綴之末。

或識長而幹短。或幹肆而識難。或彩足而韻希。或韻流而彩薄。或理緣裁而見枯。或致與力而相扼。爾其徵用也。名心不恬。矜飾太上。叙致則魚睨。錚樞標會。則鷺引自若。折之。茗柯不殊。嗅之。霞氣四搏。遂

子王
勢重而體虛味芬而中燥其為人
也多交少可脩外好內不可迫以
繁端而處以下位也利心不盡時
見渣滓敝帚之享千金照雉之眩
五彩陋則沿常奇不割愛遂體實
而道夷形矯而氣下其為人也寘

交類默偶比類和不可處以患難
而託以妻子也欲心不絕俯仰作
態每頻出以輸情或一句之獸巧
才溢者騁足而紛敷言至者佞聲
而回護遂俾雅以救鄭舐巖而出
窈其為人也美言飾服動靜雜作

不可授以高位而許以生死也。又至罌氣不折鎔冶未合坐扼險而凌厲往迅至以彊禦若其為人質踈志密言淺意霍雖畸性之恆殊或圖功而見薄與夫未忘文學猶存剝蠹或倣儻之往來交才諳而

蠶午若其為人慧闇半均通礙則一時忽忽以若忘遂前却而退直是雖可以共貧賤不可與共勲業也苟近五徵猶妨八美而况於出六匿之途以溷五徵之用者乎賢能之累錯於五徵婦寺之流藏於

六匿故因襲之人懦而昏剽竊之
人貪而伎會附之人詭而陰操習
之人諂而靡若寤之人狂踈若繫
之人偏癡此數者皆長跪以承唾
夜行而鷓視禍至則不知利在而
欲死也然而因言多美剽言多奇

會言多通習言多素寤言若警繫
言若固與時俱諧則世爭尚之矣
夫竊脂之鳥以名而見惡渾敦之
獸以形而受戮雞鷲烹於稻糧狗
彘死於糠粃今為其文而世貴之
者是。柎山之鳴放士有吹律之音

而徃往之呼往禰即前知之契也
且聲音之道渺於文章鱗鬣之微
麤於繪采然而子野聞琴知作者
之興衰槩高相貝通彼性之愚慧
口齒頰目以別駿駘疏促高庠而
通氣化焉在文心苞萼吐以垂條

毫楮神靈傳其眉目而猶患彼贗
售苦於暗索者哉苟若鑑之不昏
信在茲以獸解雖籛篠聾瘖可取
以共裁而樗櫟輪囷無辭於永棄
矣

臨漳黃道周謨

文心內符目錄

卷一

諸子文

老子

道德經上

道德經下

莊子

逍遙遊

齊物論

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養生主

大宗師

人間世

天道

秋水

管子

君臣

牧民

形勢

法法

明法

晏子

諫上

辭飲

韓子

難言

主道

有度

二徵

喻老

難勢

詭使

淮南子

原道訓上

原道訓下

精神

主術上

主術下

齊俗訓

汜論

說山

說林

列子

論御

力命

說符

荀子

一 修身篇

勸學

榮辱

楊子

法言

文仲子

中說

孫武子

虛實

卷二

左傳

周鄭交質

莊公戒飭守臣

臧僖伯諫觀魚

臧哀伯諫納郟鼎

陳敬仲辭卿辭夜飲

屈完使齊

管仲諫用鄭世子華

宮之奇再諫假道

展喜卻齊師

燭之武退秦師

季文子不受莒僕

石碏諫州吁

滕薛爭長

曹劌論戰

臧文仲論宋必興

呂甥論晉侯

介之推不言祿

晉文圖霸

秦穆伯西戎

鄭伯肉袒迎楚

士貞諫殺林父

王孫滿對楚子

呂相絕秦

晉將相讓

師曠論衛人出君

子罕卻玉

崔杼弑君

子產不毀鄉校

屠蒯諫晉侯

祁奚請免叔向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女叔論齊三不殆

晏子和同之論

子太叔代子產

子產論子皮欲使何爲邑

解揚不辱命

齊國佐不辱命

晉智罃對楚子

魏絳以刑佐民

吳王殺申胥

卷二

國語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召公諫止謗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里革斷罟匡君

內史過知晉君臣必敗

倉葛不服晉

單子知陳必亡

太子晉諫壅川

敬姜論勞逸

太子敗狄于稷桑

重耳偏歷諸國

晉文傅籙

魏獻子卻梗陽人之賂

簡子賞尹鐸

子木祭不薦芟

與伍舉論章華臺

左史謗子亶

昭王賞鄭懷

王孫圉對趙簡子

一 單穆公諫鑄錢

臧文仲請糴于齊

展禽論祀爰居

管仲論政畧節

管子寄內政

叔向賀宣子憂貧

夙沙鰲從鼓子

竇躄論人化

申叔時論教太子

監尹壘勸子西修德

諸稽郢行成于吳

吳王殺申胥

卷四

戰國策

杜赫說周以重景翠

蘇秦說齊閔王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公孫昧勸公仲以國合齊楚

或勸韓公仲兩束秦

司馬錯張儀論伐蜀

張儀爲秦連衡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

趙威后問齊使

陳軫對秦王逐必之楚

扁鵲以醫諫秦王

范雎論四貴

蔡澤說應侯辭位

韓非短姚賈於秦王

甘茂拔宜陽

楚黃歇說秦昭王

顏率爲周欺齊以遏秦師

田需對管燕

鄒忌諷齊王納諫

魯仲連遺燕將書

顏觸說齊王貴士

莊辛論幸臣亡國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孫臣諫魏王割地講秦

信陵君說魏王

唐睢說信陵君

唐睢不辱使命

或說燕王以兵合三晉

左師公託長安君爲質

郭隗說燕昭王

墨子說止楚王攻宋

卷五

史記

禮書一

禮書二

律書

秦楚之際月表

異姓諸侯王表

外戚世家

游俠傳

貨殖傳

酷吏傳

伯夷傳

屈原傳

管晏列傳

蘓秦說六國

范雎傳畧節

老莊申韓列傳

商君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趙武靈王胡服答問略

蒯通說韓信略

李斯勸行督責之術略

李斯諫逐客書

司馬相如諫獵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樂毅報燕王書

卷六

秦漢文

宋玉對楚王問

屈原卜居

賈山至言

賈誼過秦論

賈誼治安策

枚乘諫吳王書

鄒陽諫吳王書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鼂錯貴粟論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嚴安言世務書

中山靖王聞樂對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李陵答蘓武書

王褒四子講德論

楊雄解嘲

谷永上救陳湯書

班嗣答桓生借老莊

班彪王命論

班固答賓戲

班固匈奴傳論

梅福論王氏書

匡衡治性正家疏

諸葛亮前出師表

諸葛亮後出師表

于寶晉紀總論

崔寔政論

黃憲玉論

黃憲君賜

蔡邕釋誨

陳琳爲袁紹討曹操檄

卷七

晉魏六朝文

曹植求自試表

李密陳情表

李康運命論

孔德璋北山移文

陶淵明歸去來辭

唐宋文

徐賢妃諫太宗息兵罷役

張蘊古大寶箴

駱賓王姚州破賊柳諾設弄楊虔露布

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曩檄

王勃滕王閣序并詩

杜牧之阿房宮賦

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

李白與韓荊州書

李華弔古戰場文

韓愈原道

韓愈進學解

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

歐陽修醉翁亭記

歐陽修上范司諫書

蘇洵春秋論

蘇洵管仲論

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軾鼂君成詩集序

蘇軾天慶觀乳泉賦

蘇軾前赤壁賦

蘇軾思堂記

蘇軾石鐘山記

蘇軾大悲閣記

蘇軾衆妙堂記

蘇軾中庸論中

蘇軾辯論三

蘇軾謝制科啟

蘇軾倡勇敢策段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胡銓上高宗封事

卷八

公羊傳

荀息不食言

宋人及楚人平

吳子使札來聘

穀梁傳

狄武氏子來求賻

虞師晉師滅夏陽

呂氏春秋

重已篇

勿躬

卷九

檀弓

不喪出母

申生

弔重耳

行人儀

周豐

嗟末食

原

趙六子

卷十

說苑文

新序

文心內符目錄

文心內符疑字音釋

一卷

窪

音蛙

縑

音關

坳

音凹

泮

音屏

澣

音勞

麥

音流

枿

音雞

諱

音孝

突

音杏

熱

折執
二音

榮

音你

斲

音冠

芋

音柱

噤

現遣
二音

溼

音濕

狙

音且

鱗

音秋

決

音血

砮

音畫

駟

音麥

軛

音狐

諫

音獲

暮

音模

頰

葵傀
二音

馨

音敖

悅

音瞞

尻

音翹

蹠

音駢

躡

音仙

疝

音喚

璜

音齋

缸

音江

構

音瞞

蝥

音蠶

蜃

音賢

儵

音條

稗

音智

劇

音貴

脍

始侈
二音

蟻

音矧

螳

音蟻

窞

淡覽
二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蟠 音除

獬 音澗

鵠 音渠

鶴 音浴

堯 音毳

堉 音殼

眚 音携

瞽 音憂

眚 音殊

堉 音坎

贛 音貢

籥 音專

龟 音頓

鑿 音覺

甬 音察

痕 音架

聃 音然

駟 音元

駒 音陶

駟 音余

駟 音格

欄 音闔

鞅 音仰

鞅 合夾 二音

擊 謙欠 二音

狻 音豹

鷄 音峻

翽 音道

城 音咸

緡 音錫

戀 音子

贗 音焚

蜈 音戾

矯 音矯

削 音几

劓 音厥

裹 音裊

狢 音觸

戇 音壯

駟 音祚

頷 音合

齟 音區

檻 音藍

輶 音倚

魏 音

衽 音然

甃 音壁

撤 音檠

卿 音卽

蛆 音

雛 音追

璞 音滌

蜚 音屏

莪 音戎

輶 音柔

蟪 音善

圜 音

二卷

洞 音通

蒐 音搜

獮 音解

烏 音昔

統 音垣

鞞 音丙

鞞 音崩

磻 音七 二音

劇 音貴

隼 音抽

勻 音郭

厲 音眼

鮒 音附

醢 音希

醢 音海

燁 音誕

崔 音九

苻 音蒲

賈 音隕

俘 音孚

馘 音國

三卷

窰 音竹

鼠 音孤

罍 音柳

籍 音冊

鼠 音嗟

麗 音鹿

槎 音茶

鮒 音而

虞 音天

穀 音冠

蜎 音綠

第 音沸

待 音治 畚 音本 揭 音局 池 音弛 歎 音出 庀 音語

橐 音高 匝 音移 遽 音劬 條 音除 焦 音焦 駿 音叟

膚 音司 濇 音搜 執 音雪 煥 音暖 隴 音忙 芟 音山

藁 音藁 罇 音博 襚 音撲 襖 音失 攀 音抽 駭 音該

四卷

黧 音梨 冕 音饒 顛 音盧 碣 音蕩 罍 音驛 觸 音觸

蚤 音文 蚩 音蒙 噉 音祝 涖 音蟠 黜 音監 耘 音允

黽 音皿 讪 音折 驪 音欺

五卷

蒞 音止 鞣 音現 蝻 音蜂 蠱 音瘥 鄢 音宴 郢 音影

螯 音釋 淖 音闊 沫 音妹 吮 音伐 郢 音宴 郟 音棲

鞣 音轟 郇 音詢 樵 音陟 恩 音潤 關 音吸 鞅 音決

秣 音木 處 音伏 厲 音眼 聞 音闕 脣 音司 耳 音二

髀 音比 驪 音麗 笄 音鑿 邛 音窮 棘 音踏 版 音跋

牂 音脏 犴 音歌

六卷

薤 音械 髻 音其 呶 音足 咿 音衣 嚅 音儒 呢 音鴉

蕘 音理 醕 音胤 餉 音咽 虞 音戶 隼 音衛 豨 音喜

七 音比 髓 音寬 髀 音比 靡 音肥 剗 音拙 馮 音罵

榜 音彭 隼 音胡 挺 音延 鼇 音梨 統 音纒 蒐 音搜

獮 音鮮 𤝵 比畢 𤝵 二音 𤝵 二音 𤝵 音仰 筑 音逐 𤝵 音蚊

雷 音雷 潜 音山 拈 音鋪 𤝵 音奚 葭 音加 葶 音夫

怒 音溺 鞣 音溝 毳 音翠 忉 音刀 篲 音遂 衰 音謀

靶 音霸 𤝵 音迭 嫫 音模 姆 音母 駢 音菴 髀 音格

領 音欽 搯 音阨 枹 音浮 絳 音掛 𤝵 音臭 韁 音江

𤝵 音接 煥 音暖 轡 音戀 緹 音更 道 音由 突 音要

虓 音囂 颯 音包 焱 音標 雪 音開 煜 音育 蠅 音蛙

甯 音同 眈 音軫 遂 音通 戴 音綠 秭 音子 𤝵 音振日

駘 音臺 輶 音舟 吮 音稗 飲 音次 甸 音郭 於 音產

七卷

𤝵 音麥 𤝵 音脫 𤝵 音襄 𤝵 音板 𤝵 音昧 𤝵 音彭

駘 音驅 𤝵 音噴 籜 音托 莠 音舉 鷲 音燕 𤝵 音商

𤝵 音回 𤝵 音畜 困 音屈 媵 音應 縹 音纒 𤝵 音決

𤝵 音詞 𤝵 音尤 𤝵 音致 𤝵 音育 𤝵 音屑 𤝵 音乙

𤝵 音淡 𤝵 音戈

八九十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馳音義

聞音因

掛音義

途音積

明音奉

勤音單

輝音義

靚音備

文心內符卷一

臨漳黃道周幼玄甫選

鄭之玄太白甫較

諸子文

道德經上

老子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索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

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托於天下。大道廢。有仁義。智惠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譏。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

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
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德經下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
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
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
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
下正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

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
足以取天下。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
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
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
下大事必在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
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美應，不召而自來，繹
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
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五千言人知讀之，然寶一語可以生，傲一語

可以死，故善生者生于二，其可也。

逍遙遊

莊子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

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

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

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

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寔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

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水，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

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寔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客聞

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涿澥，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涿澥，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

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蓬牛其大若禹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斤。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子玄注：莊有以翼莊狐行之者，蓋其立言至云：統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雖

大鵬之與尺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物累耳
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雖大
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同于短折耳故
游于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
者無極者也 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爲能
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
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于大通矣故有
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于各安其性天機
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殫也 堯舜者

世事之名耳故堯舜者豈直堯舜哉必有神
人之實焉今所云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秕糠
耳 夫堯舜實冥矣其跡則堯也自跡觀冥
外內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
其冥哉故將求四子于海外惟據堯于所見
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然未知至
遠之所順者更近至高之所者會反下若乃
厲然以獨高爲至而猶夷乎俗者斯山谷之
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無窮哉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
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
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
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女
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
天籟。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
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蓁蓁
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

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三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故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為之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

似枅似圈似白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諫者突者咬者前者唱於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大知闐闐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鬼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鬪縵者密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

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淪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懃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眩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

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摩。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茆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與心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爲異於轂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

生者方自謂生
為生而死者方
自謂生為死則
無生矣生者方
自謂死為死而
死者方自謂死
為生則無死矣
無生無死無可
無不可故儒墨
之辨吾所不能
同也至于各冥
其分吾所不能
異也
是非反為相尋
無窮故謂之環
環中空矣今以
是非為環而得
其中者無是也

夫聖人無我者
也。滑疑之耀則
圖而域之恢。愜
譎。惟則通而一
之。值。羣。異。各。安
其所。安。眾。人。不
失其所。是則已
不用。于。物。而。萬
物。之。用。一。矣。物
皆。有。用。孰。是。孰
非。哉。

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
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
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
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
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耦。謂之道
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
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
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
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

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
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
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筵與楹。厲
與西施。恢愜譎怪。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
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惟達者知通為一
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
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
之道。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
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

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有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慶之所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

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乎彼。其好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所圖也。爲是而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

以形相對則泰
山大于六毫者
各據其性。物
宜其形則形大
未嘗言餘形小
未爲不足。苟各
足于其性則秋
毫不獨小其小
泰山不足大其
大矣。若以性足
爲大則天下未
有大于秋毫者
也。若性不足非
大則雖泰山亦
可稱小矣。泰山
爲小則天下無

大矣。秋毫爲大
則天下無小也
無小無大無壽
無天是以螻蛄
不羨大椿而忻
然自得。不鷄不
貴天池而樂願
以足也。

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
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
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
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
天。天地與我竝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
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
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况其
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無

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
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
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
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
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
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
大廉不嗾。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
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

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脢、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於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試嘗言之。庸詎知

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鱗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螂且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狌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鱸以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邑哉？自今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

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
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
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瞿
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
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
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
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
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太早。
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予嘗爲女妄言
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
滑漑。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
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
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
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
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
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死之蘄生乎。夢飲酒
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
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此其大夢。

天造物者有耶
無耶無耶則何
能造物哉有耶
則不足以物衆
形故明乎衆形
之自物而後可
與言造物故彼
我相因形景相
生雖復玄合而
非待也故罔兩
非景之所制而
景非形之所使
形非無之所化
也故任而不助
則本末內外暢
然俱得泯然無

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耶。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耶。若果非也。耶。其或是耶。其或非也。耶。其俱是耶。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耶。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

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

跡者。音此近
因。意其自爾
之物于外養生
年內而愛尚生
矣。雖欲推而齊
之。然其所尚已
存乎胸中。何夷
之何得哉。

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蚺蜩翼耶。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

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知人之所爲者
有分故任而不
疆也知人之所
知者有極故用
而不濇也故所
知不以無涯自
固則一體之中
知與不知暗與
相會而俱全矣
斯其以所知養
所不知也

太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
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
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
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
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
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
逆寡不雄成不暮事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
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

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頽頽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

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狶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軼而不堅，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其進我色也，與乎其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謦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忘其言

夫無力之力莫
大于變化者也
故乃揭天地以
趨新負山岳以
舍故故不暫停
忽已涉新則天
地萬物無時而
不移也世皆新
矣而日以爲故
舟日易矣而視
之若舊山日更
矣而視之若前
人交臂而失之
皆在冥中矣

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
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
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
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
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
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
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
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

死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响以濕。相
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
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
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也。夫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
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
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耶。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

故向者之我非
復今我也我與
今俱往豈常守
故哉而世莫之
覺謂之之所遇
可怪而執豈不
昧哉
無所藏而都任
任則真物無不
實與化無不一
故無外無內無
死無生依天地
而合变化索所
避而不得矣夫
于生爲言而于
死爲存于感爲
存則何時而非
有哉

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
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
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
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
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
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豨帚氏得之
以挈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
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
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泰山黃帝得之以

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
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霸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
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南伯子葵問
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
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
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
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
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

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撻。寧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聃許。聃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春。以死爲屍。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聞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蹠躑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

曰。予何惡。侵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
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鴉
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
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縣而不能自
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俄而子來有疾。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哭之。子
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
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

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
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
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
迭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
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鋌。大冶必
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
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
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子
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

夫知此意者必遊好以經內守毋以存子得情而直谷也者乃於中而外乎形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矣子貢與魯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俯仰萬机而淡然自若以方內為極恬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名位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養生志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

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

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吊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為友。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生死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

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惟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投爲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

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旣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搖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鯨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朽。此所遊已。

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
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
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
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譬門多疾願
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善若殆
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
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
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

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銜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

若始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克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

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斬乎。而人善之。斬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敢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

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

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爲則易欲爲而不傷性不可得也

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闕者，虛實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葉公子高將使于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

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

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竒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竒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

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于是竝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命。無勸成。過度益也。遷命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于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

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就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于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

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蚤，蚤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

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剝肌膚，以爲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儼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樹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于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抽果蔬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

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剪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藪。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啗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榭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

大祥也。支離䟽者，願隱于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脇，挫鍼治繻，足以餬口，鼓箠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行，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
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
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
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
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
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
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
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

夫無爲之休大矣。王上不爲家宰之正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家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爲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

至于庶人下及昆虫孰能有爲而成哉。是以彌無爲而彌尊也。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爲而湯武有事。然若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爲誰有爲也。

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蓋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覓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

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

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爵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用。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

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

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爲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

天大無爲于刻
木而有爲于用
各當其能則
天理自然非有
爲也。上之無爲
則用下用下之
無爲則自用也

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於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

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
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湖而
間不道引而壽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秋水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
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
不知○此其過於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
以此自多者○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罍空
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
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
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
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

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
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
多於水乎。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
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始
終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
之時。不若未生之時。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
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
之域。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
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
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
數覩矣。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騏驥驂騑。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
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
殊性也。夔憐蚘。蚘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
謂蚘曰。吾以一足。跲蹕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
萬足。獨柰何。蚘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
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

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螭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鱗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旣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而何能生我？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肢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爲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智，遺益生之情，而重變應。

權故不爲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守令

君臣

管子

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臣以節信。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故人君者上注。人臣者下。

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明君之道也。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救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君子食於道。則禮審而義明。禮審而義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故民迂則流之。民流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能塞之。決

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肢不道。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爲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

姦昭公減私也。

管子剗心著言故多名貴。與亦多祈嚮。理道飾君子之徽懿。綴仁人之滋和。允矣卓立諸子之上。而成五霸之冠也。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寔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飭四維。順民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管。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

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錯國於不領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領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食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教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爲長。無私者可置以爲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爲君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形勢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上無事則民自試。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習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平原之隈。奚有於高。太山之隈。奚有於深。

字字精刻

訾○讟○之○人○勿○與○任○大○讒○臣○者○可○以○遠○舉○顧○憂○者○可○
與○致○道○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長○
者○可○遠○見○也○裁○大○者○衆○之○所○比○也○美○人○之○懷○定○服○
而○勿○厭○也○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
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有○無○棄○之○言○者○
必○參○於○天○地○也○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猴○
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不○行○其○野○不○違○
其○馬○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無○
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在○內○者○將○假○在○

門○者○將○待○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持○滿○者○與○天○安○危○
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筆○烏○烏○之○
狡○雖○善○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
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
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
愛○之○役○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所○歸○
心○行○者○也○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
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至精至名，出自陰符諸書，而締以雕秀。

法法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爲，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

則人主孤而毋內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
羣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
之罪也人主之過也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民毋大
過上毋赦也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
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惠赦加於民
而囹圄雖寔殺戮雖繁姦不勝矣故曰邪莫如蚤
禁之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
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君
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

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
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
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令而不
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
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
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爲人上者
衆謀矣爲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

明法

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威不兩錯。政不二門。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國。

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故。官失其能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敗而不可飾也。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諫上

晏子

景公疥且瘡。朞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圭璧莫不備具。其數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於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默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

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謂君於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謹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

辭飲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其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

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敝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宇也。

仁人君子之言之度

難言

韓子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

端摩至矣

纒然則見以爲華而不寔。敦祇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爲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爲虛而無用。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爲劇而不辯。激意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爲譖而不讓。閔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爲夸而無用。纖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爲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爲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爲

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爲史。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爲鄙。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爲誦。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爲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下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仲尼善說而匡圍之。管夷吾寔賢而魯囚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

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見受。伊尹說湯是也。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夷吾束縛而曹羈奔陳。伯里子道乞。傳說轉鬻。孫子臙脚於魏。吳起收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爲秦。卒枝解於楚。公叔座言國器反爲悖。公孫鞅奔秦。關龍逢斬。萇弘分脰。尹子穽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江。田明辜射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宰

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難言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下言聖賢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非揣摩已至然一發不中且誅其身豈所謂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是非心愈明則成事不耶

主道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寔之情靜則知動之正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

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
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羣臣
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故曰寂乎
其無位而處濇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爲於上羣臣
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
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救其財君因而任之故君
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
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爲賢者師不習而爲智
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王之經也

有度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
國弱荆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
社稷也而荆以亡齊桓公并國三十啓地三千里
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爲境以
薊爲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
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
燕取地河東攻盡陶衛之地加兵於齊私平陸之
都攻韓拔管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荆軍老而走蔡

召陵之事。荆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死而魏以亡，故有荆莊、齊桓公，則荆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

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

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寔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蔽，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讐法則可也。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

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今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警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鎡鏹傅體，不敢弗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

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福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夫爲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已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

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陰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羣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徃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衆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

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名法之家。于主歸貴。歸神。卒神。卒君。臣俱夷而柔其身。以抵噦者。收之固。知黃老之爲莫及也。

亡徵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接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事車服噐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聽以爵不待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浮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

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境內之傑
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代課試而好以名問
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亡○也○輕其適正庶
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亡○也○大心而無
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鄰敵者可
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
鄰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
黨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亡○也○偏福而心急輕疾而
易動發心恫忿而不○嘗○前後者可○亡○也○君不肖而

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仇官吏弱而人民桀如此
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臯而弗誅
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
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
所請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
重擅國者可○亡○也○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
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賤如是則下怨下怨者可
亡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服侵等宮室供養大
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亡○也○

亡徵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扼要處滲血

喻老

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扁鵲見蔡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

益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柰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昔晉公子重耳出亡過鄭鄭君不禮叔瞻諫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

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以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銅必將犀玉之桮象箸玉桮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裋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

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登糟丘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見小曰明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杜子曰臣愚患之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躡爲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難勢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
螭蝮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
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
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
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
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
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
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

足以任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螿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螿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

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肆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

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

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堯舜得勢而治桀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

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

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驥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尸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

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游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荼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是韓子學問要亦顧法勢何如。

詭使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

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

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寔。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沉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

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士之孤。饑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䟽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

夫陳善田利宅所以厲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
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
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
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閑居之
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
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務私學反
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
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屬
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汚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
門不待次。而宦賞賜所以爲重也。而戰鬪有功之
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
而主揜障。近習女謁竝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
過矣。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
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
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窳
處。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
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
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誹。

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耶。凡亂上反世者常
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
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
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辭。賢者有私意。
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
令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
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
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指列盡態于世法幾嘔心矣。

原道訓上

淮南子

夫道也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
之無窮而無所朝夕。太古得道。立於中央。神與化
游以撫四方。故能天運地滯。風興雲蒸。無爲爲之
而合於德。無爲言之而通乎道。恬愉無矜而得於
和。有萬不同而便於性。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於
宇宙之總。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
行。潤於草木。沒於金石。羽翼奮也。角觝生也。虹霓
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故得以利者不能

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蓄積而不加富。布施稟
授而不益貧。旋驟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窮。是故
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縱志舒節。以馳大區。
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流覽遍照。復
守以全。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是故疾而不挫。遠而
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
者何也。執道要之柄。以遊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
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
也。乘其要歸之趣。夫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

數萃振淵點以要語

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
宿。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之。
奸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
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鈎。箴芒距微。給
芳餌。加以以詹。何始。媼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
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以羿逢蒙
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
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之罟。又
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

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以使蠨捕鼠蟾蝓。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亂乃逾滋。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筮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理道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

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躋寔而走。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燃。金火相守而流。負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春風至則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旣成矣。秋風下霜。到生挫傷。草木注根。魚鱉湊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淮北則化。而爲枳。鷓鴣不過濟。獬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

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究於物者終於無爲。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而田者爭處境。堯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碁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辨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

原道訓下

老子嫡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藏於不敢。行於不能。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

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
弊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
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上高則後者
攀之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故先者後之質的也
猶錚之與刃刃犯難而錚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
後位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
流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
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
能制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因循應變常

後而不先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蟠委錯紛與萬
物始終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
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
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
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停矣色者白立而五
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
海一之解際天地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管然能
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
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

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越陷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暋於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於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夫精神氣志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俛仰恬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川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精神

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臟者人之精也。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寧矣。血氣滔蕩而不休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

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寧定克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世之後。猶未足爲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麤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心。

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之之厚。夫唯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修得生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歟。且爲無我而物亦無不備矣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又何以相物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櫻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以爲盆盎也。與其未離

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盆盎亦無以異矣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侯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侯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寔必窮其節恬愉虛靜抱德煬和與道爲隣

與德爲際。覓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榮寵猶行客也視毛嫱西施猶顛醜也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契太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於昭昭之宇淪於不測入於無間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

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懼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故
宴子可迫以仁不可却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
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
不可以死生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有不拘於
物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
子札不以位爲尊故讓國。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
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
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他人
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

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
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
之意金滕豹韜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閭
田者慙矣。子罕不以寶玉而爭券契者愧矣。務光
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
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
利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篪相和而歌自以
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
其盆篪之足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

旨則拊盆叩甕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劓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其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寔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饑。與守其篋。篋有其井。一寔也。人大怒破

陰大喜。墜陽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緝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智。故覺而若昧。生而若死。今夫繇者揭鍤。甫負籠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得苾越下。則脫然而喜。夫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仰腹。蹠蹠而啼。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修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

劫以生死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墻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爲墻乎。水之凝不若其釋也。又况不爲水乎。自無蹶有自有蹶。無終始無端莫得其所萌。非通於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衰世奏學不知原心反本。直彫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曰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畀拜。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夫不

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得蛇。以有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得辭之。不知其無用。廉者得而不能讓也。佻由貪大鍾之賂而亡其國。虞公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土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

大患哉。故知冬日之筵。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垢矣。故揚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於老子疏簡發奧矣。亦尊生者之寶籙也。

主術上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政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致治。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驃馬。而服

駒駟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已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別脩伸鈞索鐵歛金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樵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積力

之所舉則無不任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天下不足有也。人主以天下之日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御衆智以爲馬乘衆勢以爲車是故號令能下究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通羣臣輻輳也。故雖深居隱處目不視十里之前耳不聞百步之外而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夫驩騶騷耳一日

而至千里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言殊技也。鳴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言殊性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而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爲柱梁。小者以爲楫楫。修者以爲欄榱。短者以爲株。儒枿櫨方。貞規矩。各有所施。故有大略者不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任以大功。是以責少者易償。任輕者易權。上操約少之

分。下効易爲之力。故君臣彌久而不相厭。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人主之恩澤使然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澤未施於臣。而欲用之。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然臣不能死無德之君。而君亦不能賞無功之臣。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爲惠者無功而

厚賞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行直而被刑則修身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是故人主持爵祿之柄適取予之節賞賢而罰惡。逆邪而進忠夫忠邪之不可共國而治也。譬猶方圓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故鳥獸之不同羣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游力不敵也。聖人使忠正在上執政營事則讒佞奸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鷗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人主之一舉一錯顧可以忽乎哉。雖然繩正於上木直於下得失之道權要在上。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譬如車之持麾者妄舉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修其道。清淨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故曰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

言亦彌拒而彌貴

主術下

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於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鞅鞜鐵鎧瞑目扼擊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以爲治難矣故臯

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師曠
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故民之化
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齊莊公好勇不使鬪爭
而國家多難。其漸至於崔杼之亂。楚襄王好色不
使風儀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於昭竒之難。故至精
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
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
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
三日樂感於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於憂。

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
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弗施也。孔子學鼓琴
於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
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
施及千載而文不滅。况於並世化民乎。故太上神
化。其次重法。使不得爲非。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
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
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故古之置
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其立君也。所以制

有司使無專行。法藉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而理達矣。夫寸生於稌，稌生於日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於

轡銜之際，而急緩於唇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車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足以致理。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躐騫之奸止矣。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萬舉而無

遺策矣。故曰：勿使可欲，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什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獲狢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失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不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之，則智日困而自負。

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於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以女樂誘之，是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

不拔。中欲不出謂之扁。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扁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扁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代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寔。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齊桓公臣管仲。位尊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閤之門。豈其材之

巨小足哉。所居要也。楚文王好服解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具帶鷄鶩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則不免爲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七尺之撓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

有術活人而不居于刑名良快

齊俗訓

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竝行於是乃有曾參考已之美而生盜跖莊躄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捷抽箕踰備之姦有詭文繁繡弱縵羅紈必有管屨趾躄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蟆爲鶉水蠆爲螿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夫胡人見贗

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子路拯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濶屋，連閭通房，人之所安也。鳥人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

泉龜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溪峭岸，峻木尋枝，獲狄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是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斧，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函食不如

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蜾由
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
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
觶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
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簞孰急見雨則裘不
用升堂則簞不御此代爲常者也故堯之治天下
也水處者漁山處者牧谷處者木陸處者農譬若
播碁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
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

矣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
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
物或堞之也三月嬰兒生而徒國則不能知其故
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
也故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
體也金之性沉托之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素之
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練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
之性無邪久滯於俗則易易而忘本故日月欲明
浮雲蓋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而

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夫一者至貴無敵於天下聖人託於無敵故民命繫矣廼世之言治者多離性情之正而

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胡足與言治哉夫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皆聖人之所以因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能與化推移者至貴

在焉耳。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作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之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鈞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禿馬不若得一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渺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之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志不閤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

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削鬪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治木。鑪索埴坊。設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刃如新。剖何則游於衆虛之間。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

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漠者聲之府也。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又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也。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治世之體易守也。其

事易爲也。其體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一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農功也。修脛者使之跣。鑿強春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

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
王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污於俗士之伉行也
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剖劓無迹人巧之
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
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辨抗辭
別同異離堅白而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
舜而自投清冷之淵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
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
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

一國俗夫契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懸之乎銖
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王弗用而求之乎浣準何
則人材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
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駟裏飛兔而駕
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
矣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竝用
之夫騏驎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由
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
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

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禁而干免。故諺曰：鳥窮則囁，獸窮則踊，人窮則詐。此之謂也。昔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慝，互以爲各極其所，致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

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位，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不受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慝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若以聖人爲之

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相非者也。故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躋。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

齊俗齊物之一班也。大按淮南氏本莊老以散精而類物象以列采爾

汜論

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蘓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韜躄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擒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以死。此皆達於治亂之幾。而未知全

性之具者。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能陰能陽。能弱能強。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究。內之尋常而不塞。故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桓公以功滅醜。今以人之小過掩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喉中有病。不害於息。不可鑿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季讓。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滂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而大節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體。大者節疏。躡距者舉遠。是故君子不責。

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求於一人則任以力自修則以道德責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寧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事之汙辱行之卑賤而

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其異衆也夫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解於繚紲之中興於牛領之下洗之以湯沐被之以燿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位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成其賢者衆人之知舜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慙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

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之與者。芴莛之與藁本也。蛇赫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闇主惑於奸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爲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掩其氣也。又况夫天下之怪物乎。故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矣。

說山

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清之爲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爲闇。河水不見泰山。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闕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江河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唯能下之。是以能上之。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冰炭。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蘭生幽宮不爲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湖不爲莫乘。而不浮。君子

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善射者發不中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故有所善則不善矣。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磐石之上。慈石能引鐵。及其遇銅則不行也。剝牛皮鞞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而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之尊。被之而坐廟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於澤。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事。固有相待而成。

者。兩人其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喜武非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人不愛倖之于而愛已之指。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警猶揚堞而彌塵。抱薪而救火。流言雪汗。譬猶以涅拭素也。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齲。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鎖

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寧百刺以針。毋一刺以刀。寧一引重。毋久持輕。見窾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跡而知著書。以類取之。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佻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倨而誦詩書。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璣諸而成。噐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璣。諸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况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借明於其前矣。魯人身

善制冠。妻善制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譬猶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躡越。乘桴而入胡。欲無窮不可也。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擁柱號矣。有先中中者也。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爲怨。時與不時。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闕。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

使人恭事使然也。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故聖人畜道以待時。見彈而求鵠。炙見卵而求晨夜。見麇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人能以所不利者利人則可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則異故聖人同死生

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非必仁義。比干以忠糜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故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脫其轡。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桀有得事。堯有遺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

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琰之玉在污泥之中。雖廉者弗釋。弊篋甌甌在棚茵之上。雖貪者弗搏。美之所在。雖污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蟻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至不以手縛手。至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必待不用者。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於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鼎錯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物固以不用而爲有用者。寇難至。筮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至。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筮者至。其所也。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撒不正而可以正。弓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

說山說林俱近世切膚之喻

說林

以一世之制度治天下譬如客之乘舟中流遺其
劍遽辨其舟楫薄暮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
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
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母貽盲者鏡毋予覿者
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月照天下食於詹諸
騰蛇游霧而殆於螻蛆烏力勝日而服於雛能有
修短也以瓦銚者全以金銚者跋以玉銚者發是
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聽有音之音者聾聽

無音之音者聽不聾不聰與神明通。璧瑗成器。磬諸之功。鑊鄒斷割。砥礪之力。蠶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饑。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木塞江也。終日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乳狗之噬虎也。伏鷄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出山

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羿之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行一基。不足以見智。彈一絃。不足以見悲。以篙測江。篙終而以爲測。惑矣。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循繩而斷。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釣者靜之。網者動之。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

道異得魚一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佐祭者得嘗。佐鬪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爲雷震所撲。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纏索。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者處狹廬爲者弗得用。用者弗肯爲。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善用人者若蜥之足。衆而不相害。若唇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毋曰不幸。甌終不墮井。抽簪招璘。有何爲驚。見虎一文。

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寐。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食其食者不毀其噐。食其寔者不折其枝。明月之珠蠟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水雖平必有波。衡

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嚼而無味者弗能
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山出金反自刻。
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白玉不琢。美珠不
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輟。跛躄千里。累積不休。可
立丘阜。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
而止水。乃愈益多。

論御

列子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
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
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
觀吾趨趨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
惟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
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
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亦
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

齊輯乎轡御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御。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力命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竝世也。而人子達。竝族也。而人子敬。竝貌也。而人子愛。竝言也。而人子庸。竝行也。而人子誠。竝仕也。而人子貴。竝農也。而人子富。竝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裋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敖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寔。汝造

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僂僂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寔。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

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裋褐。有狐貉之溫。進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言而能寤。易怛也。

哉

說符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
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
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
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人其妻望之而拊心曰
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遇
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
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
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

作難而殺子陽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

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不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

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張湛云。列子闡無內之至言。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開視聽之所闕。使希風者不覺矜代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為夸大。此真列子立言之意也

修身篇

荀子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蓄然必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已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

滅亡得乎哉。詩曰：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悖亂；提侵、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以善

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誥，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是非非謂之知，非是是非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飪、舍、無定，謂之無常。保利棄義，謂之至賊。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難進曰倨，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

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隳重持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刳之以師友怠慢僇棄則矧之以禍災愚欵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故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士君子

不爲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辟違而不慤程役而不錄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行而供冀非漬淖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

於比俗之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爲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躡

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人無法則偃，偃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

體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知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爲君子者矣。偷儒憚事無廉耻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

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老老而壯者歸焉。不窮窮而通者積焉。行乎冥冥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勸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

予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

荀子自立儒宗，而雕語致思，能知後儒之舌。

勸學

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於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彊自取柱，柔自取束。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蠃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榮辱

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怏怏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伎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愈濁者口也。參之而愈瘠者交也。辨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刺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修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小人也者疾爲誕而

欲人之信已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已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似賢人也。夫不知其與已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故熟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爲君子之所爲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今人之生也，方多蓄雞狗猪彘，又蓄牛羊而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窳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敢有輿馬。今夫偷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爲溝壑中瘠者也。

法言

楊子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恠
迂析辨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辨終破大道而惑衆
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
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
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法言天之道不在仲
尼乎仲尼駕說者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
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顏不孔雖得天下
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

楊子爲雕虫之雄

中說

文中子

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子之家六經必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史之失自遷固始也。

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
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白黑相渝。
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
本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
魯。

聞謗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多
言不可以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君子不責人所
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火炎上而受
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人。上

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
辱莫大於不知耻。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墮。
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

虛實

孫武子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致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致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

敵之司命。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夫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

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鬥；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

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我所
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
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
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
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文心內符卷二

左傳

○周鄭交質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
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
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
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

臨漳黃道周初玄甫選

鄭之玄太白甫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其○質○誰○
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
筐○筥○錡○釜○之○器○潢○汗○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
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
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叙凝典斷風令

王夷于黍離傳謂周鄭交

質交惡是謂經外孤行也

莊公戒飭守臣

鄭伯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
叔以居許束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
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
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
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
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
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
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媾其能降心以相

從也。無滋他。旂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禮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旣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衝也。天而旣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

情宛至今人無復著語處

斷案如石

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風令情宛之章

臧僖伯諫觀魚

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簡厲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君不射。古之

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每數字以爲風逸。經古

臧哀伯諫納郕鼎

夏四月。取郕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紘紕紕。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鞞鞞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

于是道。古所謂
有典。有則。詒厥
子孫。闕石和鈞。
王府則有也。

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鄧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維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忠。諫之以德。

○陳敬仲辭卿辭夜飲

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聞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誦。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王。止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再。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齊。

屈完使齊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之。

諸水濱。師進次於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此見楚之有人，而齊能以義戢也。

管仲諫用鄭世子華

盟於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

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
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亾之不暇
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
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
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
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
華既爲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
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
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伯使請盟於齊

宮之奇再諫假道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
也虢亾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
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亾齒寒者其虞虢
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
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
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
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
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

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竒。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展喜卻齊師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

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公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炤炤日月燎燎星辰之辭

燭之武退秦師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旣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之厚君之薄也

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智。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季文子不受莒僕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之命，文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

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昔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昔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石碯諫州吁

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眡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桓公立。乃老。

滕薛爭長

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尺波潤典我不可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寥寥再穆如清風以旨人心

曹劌論戰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

且勿之無敢折

以刑通兵固知有用其至者

抹殺千古

叙事入畫

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臧文仲論宋必興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若之何不吊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亾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呂甥論晉侯

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夷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

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原快謹正

介之推不言祿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字參血位共語下怒燕右遊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

千古一局當直
坐介子于重霄
而蛄蟻區塹

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爲之田。日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晉文圖霸

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

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犇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微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讀此知霸王之道。如燎燎。

秦穆伯西戎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遂伯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於以采蘩，於沼於沚。於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錄風一適

鄭伯肉袒迎楚

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知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置之。左右曰：不可許也。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士貞諫殺林父

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
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
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
也曰莫余毒也已宛令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
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
楚勝其母乃久不競乎晉侯遂復其位
豈惟不令手滑尤以特識訓人

○王孫滿對楚子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

鄔卜世三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譙正

○呂相絕秦

晉公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

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姦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離散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翦闕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

賊。以來蕩播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俊。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之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卽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
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汝伐狄。寡君不敢
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君有二心於狄。曰
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
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
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
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所宜之以懲
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
寡人帥以聽命。惟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
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
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
退矣。敢盡布之。執事實。晉利之。

辭令矣。然非神弓鬼火之術。

晉將相讓

晉侯蒐於綿上以治兵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

和。可。不。務。乎。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斷。義。已。盡。乃。作。千。里。平。波。行。其。慨。噫。

師曠論衛人出君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

法以避之
君克在諸侯

大夫有武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
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
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
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
誦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適人以木鐸。狗
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
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
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大地之性。必不然矣。

子罕卻玉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
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
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
其寶。

巧合渾金。用於青人。

崔杼弑君

崔杼弑君。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焉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

也舍之得民

子產不毀鄉校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
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
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
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
威以防怨豈不遽止至至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
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
也

屠蒯諫晉侯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
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
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
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
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
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
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

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
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撤酒初公欲廢知
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
軍以說焉

嵌空雕刻風刺比合有倫有春

祁奚請免叔向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人謂叔向曰
子離於罪其爲不智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
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智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
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
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
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
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
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

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
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
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
「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
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
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
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
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
何爲？宣子說，與之車，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

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震美煞合千古，如生通篇玄言之精在。賦
諷有不忍諷。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於
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
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
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
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
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
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
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

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女叔齊論三不殆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惟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潘、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隣國之難，是三殆也。四獄三塗，陽城大。」

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隣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德政。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

宴子和同之論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
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
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
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
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
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
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
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

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
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
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
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
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
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太叔代子產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
者能以寬服民其大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
故鮮死焉水熯弱民狎而斃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
人於萑符之澤大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
與徒兵以攻萑符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
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及聞子產

卒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產論子皮欲使何爲邑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

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面質面推樸實情款

解揚不辱命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遠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

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齊國佐不辱命

晉師從齊師齊侯使賓媚人致賄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

而巳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伯也。勤而撫之。以後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時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微。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

請收合餘燼。昔城濮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適夷縱逸其風肆好

晉智芻對楚子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
知芻楚人許之王送知芻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
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
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
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
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
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
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

義明情壯風則千古

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字字滲血感心動骨石人帝首纍臣得歸骨于
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
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
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
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
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
重爲之禮而歸之

以君子之仁發忠臣之讜徒以一纍囚重國
於泰山九鼎

魏絳以刑佐民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
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
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
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
僕人書將伏劔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
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
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
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

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吳王殺申胥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蚤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以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可材也。吳其二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心內符卷三

臨漳黃道周幼玄甫選

鄭之玄太白甫較

國語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
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
故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
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

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薦。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

原本秩則疏辨
清諦

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不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

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召公諫止誦

厲王虐國人誦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誦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誦矣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駿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

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芮伯論榮夷公專利之害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彘。

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

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
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
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
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
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
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
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
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
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

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
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里革斷罟匡君

警采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警采魚鼈以爲夏稿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鰠獸長麇麋鳥翼穀卵蟲舍蜚蠊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

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罍也
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寫生風則采令使吾無忘諭師存侍曰藏
罍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如此采製儼獲名寶

內使過知晉君臣必敗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
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
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
何故對曰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壺壺怵惕保
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隣陵其民
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殺則其摯也拜不
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
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

替其摯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

倉葛不服晉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聞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赦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覲文

不可匿。覲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旬而祇以
覲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以自愛也。且夫陽豈有
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
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單子知陳必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
朝覲矣。道弗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
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鰥田
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
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
有大谷。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
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

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墮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備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置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

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斥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侯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禮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

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卽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

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太子晉諫壅川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
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
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
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於下
䟽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污庠以鍾其美是故聚
不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是以
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塋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
而無飢寒匱乏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

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
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庠以害天下皇天弗
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
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
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
百則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
之高高下下疏川濬澤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
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
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

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
禹之功度之於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
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
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
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
一王四伯豈繫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隆舉嘉義
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鄩猶在
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
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惛淫之心間之故亾其姓

氏路弊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繫無
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
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
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忘信之心。間之。度於
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
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先
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
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
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
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

周禮具在古訓。臚傳青宮。克艱備習。重諦媿
悉言之。大物真未可問也。乃柳州云。小子曉
曉。何足記耶。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
洛之鬪而徵之。夫稱引閑邪。歸本明德。以一
諷百之義。爾柳州何陋而疆吾乎。

敬姜論勞逸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怠善怠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饗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

微引漢書如揭藏銘

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滯。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緹。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意惰。其何以避辟。吾薰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太子敗狄於稷

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啗之乎況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竒服而告我權又有甘言焉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雖蚘譖焉避之不若戰也不戰而反我臯滋厚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

突杜門不出處五年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至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巳子爲我具特羊之享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寫生語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巳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

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重耳偏歷諸國

公子重耳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

死於齊而已矣風逸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桓公卒孝

公卽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

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一段致意情境宛綰如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

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此也妾告姜氏姜氏

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

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公子曰

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

貪財好色之人多致禍與夫亦以其大度不德故爾
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

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

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濟公子無亦晉之柔嘉足以

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

邢翟之虞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

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

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

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

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二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天

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

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其

公亦不禮焉聞其骭脅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

浴設微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曰吾觀

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

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

焉僖負羈餽餐寘璧焉公子受殮反璧負羈言于

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

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

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之，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

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享之。」亡

能賢風諸殊非孟浪

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啟之心。既享，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相周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

如知當之對然在晉文可謂約而詳

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祚楚，誰能懼之？楚不可祥，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三材傳之，天胙之矣。天之所興，誰能禦之？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於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匭沃盥，旣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囚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圍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

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唯命是聽。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秦伯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秦伯享公子如享國君之

禮子餘相如賓明日燕秦伯賦采叔子餘使公子
一折以詩以說所講式如玉式如金不知世有鄙事
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
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
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
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
之力也重耳之望也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
君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十月
惠公卒十二月晉伯納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載
璧曰臣從君還軫巡于天下惡其多矣臣猶知之

而況私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以公子曰所不與舅
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
緬歷高蹟美言一一寫生不失毛髮

晉文傅謹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謹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謹也。遽除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矂不可使視。瞽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濇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主不怒。敬友二虢而

惠慈二蔡刑於大姒。此於諸弟。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訖于蔡原。而妨於莘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曰。惠於宗公。神罔時恫。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鑄籒條。蒙瑛侏儒。扶虛。矇矇。脩聲。聾聵。司火。僮昏。聵瘖。僂。僂。僂。官師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邛浦。而後大。能以罕譬。矚言之。故作譎峭。以爲執。

魏獻子卻梗陽人之賂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許之閻浚謂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襄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嘆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風刺微峭諷之不足至懼其不足故嘆中食而自咎也日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嘆之既食願以小人

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嘆獻子曰善乃
辭梗陽人

簡子賞尹鐸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警禾如生吾將往焉
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
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
可曰是昭余讐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纍
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
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
譽及景子長於公宮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
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

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文元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前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焉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

子本祭不薦芟

屈到嘗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祚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不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舉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柳州云門內之禮恩掩義父子恩之重也芟
之薦不爲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
死之言吾未敢賢乎爾也其說爲長

與伍舉論章華臺

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
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
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爲美而以
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
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
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
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
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騂問誰贊事

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又爲蕭遠經宥之致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于財用。則賈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

左史謗子亶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之。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

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子亶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討在怒之以扼其吭

昭王賞鄖懷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公之弟懷將殺王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自敵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讐下虐上爲殺上虐下爲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讐之爲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鬬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

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
懼矣王曰夫子期之至至令人無復着議處二子耶吾知之矣或禮於君
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王孫圉對趙簡子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
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
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
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
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
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於鬼
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藪曰
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

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
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
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祖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
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
玩也。何寶焉。卨謂曰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
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
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慮賊。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
災。則寶之金足以御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
備財用。則寶之若夫神靈之類。是雖靈夷不能也。寶

單穆公諫鑄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
災降矣，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拯救民。民患輕
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
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于
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
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
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
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

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原悉鑿鑿

臧文仲請糴於齊

魯飢。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飢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於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害。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

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飢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祈實永享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人之言其

展禽論祀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敬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

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燠。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策。

管仲論政畧節

桓公問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襍處。襍處則其言詘，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

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事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成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儻。何服牛輶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及寒擊菽。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且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襤褸。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朴野而不暱。其秀

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

秩秩經濟之文

管子寄內政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
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
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
矣桓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
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旣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
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
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
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

隱○害○二○寄○爲○權○血○圖○霸○之○策
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

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
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
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
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師之十軌爲里
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
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
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
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豸振旅秋

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
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
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
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日相視足以相識其
權忻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
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
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
也。

叔向賀宣子憂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
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
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
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諸侯親之
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
驕泰奢侈貪欲無蒞畧則行志假貸君賄宜及於
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
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乎楚夫郤

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樂武子之貧吾以爲能其德矣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吊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

焉垂世誠

風沙釐從鼓子

中行伯旣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鼓子之臣曰風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言如印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卽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

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風沙釐相之

竇犖論人化

趙簡子歎曰雀入於海爲蛤雉入於海爲蜃龜鼃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犖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猷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申叔時論教太子

莊王使士亶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傳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

昭明德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興廢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淳薦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齋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

盡乎教矣。非詔太子也。詔士亶也。

藍尹亶勸子西脩德

子西歎於朝藍尹亶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殞喪於是○祭端甚妙有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闔閭卽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有過必悛有不善必

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薨矣。

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

俱見能賢辭令

夫申胥華登簡報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

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垂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眩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饗，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天王其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狸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寔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吳王殺申胥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
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
立名于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
安恬逸而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
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寔式靈之敢
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
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
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

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悟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辭，易以見王之親為越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目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文心內符卷四

臨漳黃道周幼玄甫選

鄭之玄太白甫較

戰國策

杜赫說周以重景翠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

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矢。

意致微合而帝風華

蘇秦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至微至諦，揣摩既成，不煩橫計。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

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䟽行告遯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劔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齊河山之間亂。衛得是籍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部。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

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

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
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
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
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
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
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
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
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
情莫若謹靜而寡信見血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

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
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
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
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
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率身死國亡
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
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
而滅蔡恃晉而亡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
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

驥之衰也。駕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駕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跼足而湏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

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

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其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鉞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襍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上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

城者爲亟耳。上倦于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功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

于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于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

◎直諫中察◎

害人者也。然則天下讐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讐，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

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於前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

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境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魏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

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之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魏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魏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指列微情，以朽頓兵，革摧鐵，鈔利令策士，無復着舌處。想鬼谷先生亦是黃老一輩。因世分餐，以爲捭機之計。具眼者絕當識之。複沓而有領，綺鏤而愈質。當爲國策第一篇。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

蘇秦始將連衡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畱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

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
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
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
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
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
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今欲并天下凌萬
乘誦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
嗣主忽於至道皆惜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
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

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
乏絕去秦而歸羸滕履躑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
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媵不爲炊父
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爲夫媵不以
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
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
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口安
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
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

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仇將說楚王路過洛

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媵虵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媵何前倨而後恭也媵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言執處反令人奄奄揣摩二語千古生動

公孫昧勸公仲以國合齊楚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爲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陽言

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動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璽其寔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柰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臣以公不如函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對者儀而已其寔猶之不大秦也以秦秦不失一二

或勸韓公仲兩束秦魏

或謂韓公仲曰夫繚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束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今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

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束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司馬錯張儀論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願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

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取之。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讜正良易之辭。飛箝之雄聞之亦服。

張儀爲秦連衡

張儀爲秦連衡說魏王曰。凡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行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

秦韓爲一國魏之亾可立而須也且夫從人多奮
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
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
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
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
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
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
效河外

說楚

因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
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
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歿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
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
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
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俾交爭其
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
上地不通下河東取城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
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

得無危哉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於東海之上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敬以國從

說韓

遂說韓王曰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節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

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

說齊

於是說齊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

趙南有強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我何今秦楚嫁子取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淄卽墨非王之有也願大王熟計之齊王遂獻魚鹽之地三百於秦

說趙

往說趙王曰凡大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惑諸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趙王於是乃以車二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說燕

又北說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趙王之狠戾無親六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耶趙

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
卻以謝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
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
城非王之有也願大王熟計之燕王遂獻常山之
尾五城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王立
武王自爲太子時不悅張儀及卽位羣臣短之諸
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

非秦之謀儀之謀能踞勝也乃從之謀衰

儀之謀也耳今儀之言其在蘇君之時何敢言便爲情語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
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爲寡
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
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
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
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
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
而大國與之灌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

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自愧儼所以緣使爾絕不閉張儀能事若願之厚矣則儀有之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 不敢妄賀王曰何也

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二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

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
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
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
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
不如賂之至策石人應點首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
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
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
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
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趙威后問齊使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
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

瑰瑋妙令別有風寄

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
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
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
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
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
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

耶。是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賑困窮。補不足。是助
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
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
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
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
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
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
乎。

可諷可喟寫生如見

陳軫爲楚說秦以止救齊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
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
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
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
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以其餘
爲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
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
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今軫將

穆如清風

為吳吟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
孟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
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
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
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起兵救之
有救齊人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惟
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
過能有聞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停聽無失
本末者難惑

陳軫對秦王逐必之楚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
國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
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
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卑對曰臣願之楚王
曰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
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
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說其長者長者
嘗之說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

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詈人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畱臣昭王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妙折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柰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

自翻前對情境偶異擬古

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扁鵲以醫諫秦王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日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寫染已盡

范雎論四貴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
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
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
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
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
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
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歲而
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

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
國敝御於諸侯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
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
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
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歿李兌用趙滅食主父
百日而餓歿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
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
于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
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

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桓公得管仲以
為仲父吾今得子亦以為父

直矜骨以言之其時矣先則自及後則有間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
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
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是昔燕客蔡澤天下
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
君位應侯召蔡澤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
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若何
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
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

歟。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愛敬願以爲君王。豈不辨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母絕。豈非道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滅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乃謬曰何爲不可。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

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

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楚悼越王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

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大行之口。又斬范中之途。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崖

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
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應侯曰善。遂薦澤於王。
因謝病免。王悅。澤任以爲相數月免。

紘之以寬譬鑄之以至理又會其時固毅中
之物爾况應侯可見爲其忠臣尤應點首

韓非短姚賈於秦王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
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
靡於外爲之奈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
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
以其衣舞以其劍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
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爲上卿韓非
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間
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

賈以王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考其親天下願以爲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爲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歿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

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傅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聽其非察其爲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

拱手開襟而言不嫌不聽功能之士

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甘茂拔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成事之處必出此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爲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

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誥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

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爭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甘子高手每着規先寫亦淨妙

楚黃歇說秦昭王

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

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

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于艾陽還爲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躍躍兔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早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歿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剝腹拆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亾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

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于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畱方與銓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

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于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魏，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爲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開列烈爽

顏率爲周欺齊以遇秦師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
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
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
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
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說發師
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
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
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

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于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人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醢醬醢，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兔興、馬逝、漣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此亦駭齊之爲生耳，不關顏率能也。

田需對管燕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糝羅統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理之至邪者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鄒忌諷齊王納諫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

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聞；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

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入畫

睿仲連遺燕將書

吾人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滅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若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而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

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
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
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
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
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
圍于趙壤削主因爲天下戮國敝而旣多民無所
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
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
也能已見于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全車甲以報

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
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
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
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
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
此亦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
審處一焉。且吾聞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
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仲射桓公中其鈎篡也遺
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此三行者

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于諸侯故兼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伯首名高天下而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將三戰三北而喪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

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劔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楚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恣志之怨立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定累世之功是以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救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文情開激然雖廣之實隘之當是以逸才成天下事而不爲一人作計耳

顏觸說齊王貴士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
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
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
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
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
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
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
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

激許巧谷

也。是以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弗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

天巧自雕

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真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觸知足矣，歸貞反璞，則終身不辱。

莊辛論幸臣亡國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螽蟥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噉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

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
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遊乎
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
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
蜀鱖。鯉仰齧葭。蘆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颻乎高
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
其器。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剗磔。引
微繳。折清風而扞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

陂。北陵乎巫山。飲茹谿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
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
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
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
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
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
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
黽塞之內。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
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受之。爲陽陵君。與

淮北之地。

感之以蝸角。慨爲大人。眇之以蜻蛉。囚致戰。慄固知六鑿之外。仍有天游風刺之用。不爲徒也。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侯。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

叙致入款

大息矣。汗明感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于堯而臣賢

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日：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伸膝折尾，湛肘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羈之。驥于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墮穴窮巷，沉滯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滿被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前高後俯，微爲未稱。

孫臣諫魏王割地講秦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

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吾劫于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每言如印

信陵君說魏王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于親戚兄弟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

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而令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闕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勝于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

弗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上蔡左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那丘安城境津以臨河內。河內其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許

溝而灌三月城壞遂滅魏

太史公曰吾適大梁之垣雍中人口秦之敗梁引河

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

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闡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闡。所亡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于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山河以闡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

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約也。今韓受兵三季矣。秦撓之以講。識亡弗聽。投質于趙。請爲天下。馮行頓刃。楚趙必集兵。何也。皆識秦欲之無窮也。非及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于韓。韓必効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其代韓而又無強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于共甯。使道已通。因而闕之。出

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魏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不久矣。

綜練 至識大執而出之鑿鑿乃去六國之

金畫不正魏也

唐睢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唐睢不辱使命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因使唐睢使於秦秦王謂唐睢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爲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睢對曰否非若是也安

亦是豪烈之言

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
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
之怒乎寫生如見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
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
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
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
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
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
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于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

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編素今日是也挺
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
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
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烈涕交頤不忍再讀

或說燕王以兵合三晉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

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之。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爲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

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可謂指掌之示

左師公託長安君爲質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迺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

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

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

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人盡

部隗說燕昭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讐，故往見部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部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伯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曲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

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

矣。於是不能期年而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

郭隗先生自居樂毅。鄒衍。劇辛之上。以識高千古也。

墨子說止楚王攻宋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
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
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以
攻宋宋何罪之有倅直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
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
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
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
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

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十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羸、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文心內符卷五

臨漳黃道周幼玄甫選

鄭之玄太白甫較

史記

禮書一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

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節日好五色爲之黼黻文采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脍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

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况中庸以下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止名于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

太史著作無不以慨噫行之此則立言于汰

麗也

禮書二

原本精諦

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苳。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

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臬
蒞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
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旒所以
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韞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
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
士出歿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
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
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
必必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

至言極則
危情性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于禮義則
兩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
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
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
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
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
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
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
金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蠶蠹輕利剽激卒如燔風

然而兵殆于垂涉唐昧歿焉莊躋起楚分而爲四
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
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
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稿是豈無固塞險
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
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然而
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
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
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城廓不集

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
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
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
則民知辜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辜人不尤其上
知辜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
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
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
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
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

文情說達盡哉

無先。祖。惡。出。無。不。博。意。治。三。者。偏。凶。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常。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禮。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始。終。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

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噉。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察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

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騫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

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此史公洋洋大章之僅見者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于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惟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于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

顓頊有其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
殄夏亂逖興逖廢勝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自是之
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
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
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
與世儒闢于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
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
教答不可廢于家刑罰不可捐于國誅伐不可偃
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夏桀殷紂手

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
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于邊陲力
非弱也結怨匈奴絀禍于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
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
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
稱藩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
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卽位將軍
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
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

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

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鷄吠犬，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略爲原本而極俯仰之致

秦楚之際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

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備仰時風。情執至矣。

外戚世家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廢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訊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

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史公每有語似佻脫而別肯可味者

游俠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訛而

借引遂作一篇風刺點撥閭閻生起潮

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歎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以存亡歿

由此一段正言
何如

生矣而不於其能蓋代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
後惡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
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巖呂尚困於棘津
夷吾逐結百里飲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
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蓄况以中材而涉
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
何知仁義已禱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歿
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取王跣躄暴戾其徒誦
義無窮由此觀之窮者詎窮國者侯侯之門仁

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
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
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歿不顧世此亦有所
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
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
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
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
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
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

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急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未家郭解等，今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貨殖傳

每極原本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几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故物賤之

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營丘地潟鹵人民寡于是大公勸其女工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

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二歸位在倍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于威宣也故曰倉廩寔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歿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

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
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夫織
紡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竒勝田農
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
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
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
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枝也
而鄧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
方張里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由是觀之富
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

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
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言事必中其情兼有傷噫匪津津于此也

酷吏傳序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湯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者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斲
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
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風而淨

伯夷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
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
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旣興然後
授政示天下重噐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
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
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
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
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

傳伯夷耳而高
情遠旨縹緲
合千古風逸無
得尚焉

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

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歿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歿於首陽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歿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

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
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
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
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
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
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
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
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
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
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
夫徇利烈士徇名夸者歿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
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
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
而行益顯岩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沒而
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
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附側嘔噫無本無端有倫有脊千古有誰復
着語處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
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
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
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
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
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
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
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

卷之三百
七月章九徒
以史公之詞
樂可乎此也
史公亦自屬其
風青爾

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
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
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
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
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
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
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
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

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
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歿○而○不○
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
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紬○其○後○秦○欲○伐○齊○
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詐○去○秦○厚○幣○委○
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
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
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

開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

既疎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秦趙趙不納復之秦竟歿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

慨噫而已情有餘而幅不程之遂覺有行乎虛之地而沒其文字者

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疎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

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項襄王項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

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歿屈原既歿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因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貧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

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遂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取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

史公叙仲大意注此

倉廩寔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亾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寔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于周室。桓公寔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

反玷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妙嘆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繼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

曰不然吾聞君子誦於不知已而信于知己者方

是史公涕洟歎不取寫也

吾在縲繼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廼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

抑損晏子惟而問之。御以寔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蘇秦說六國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

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

說趙

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臣竊

以天下之地齒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箏笙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奴美人國破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銳以

畔秦今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代之六

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說韓

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繇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

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絕，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吶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

聞鄙諺曰寧為鷄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

說韓自是說韓語秦最餌韓韓最偏秦不血激不奮

說魏

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郟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耻

之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寔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柰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

大意如韓

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說齊

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淄甚富而寔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塗

車轂擊人肩摩連袂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秦雖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惘疑虛喝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鄉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寔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說楚

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弱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誠能用臣愚計○則

韓魏齊燕趙之妙音美人必克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寔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蘓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

秦言其在與儀若何所謂揣摩成耶

范雎傳畧節

王稽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如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歿於秦秦東破齊潛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

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不足以待斧鉞豈可以疑一善

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絲梁有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上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或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于書其

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威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

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

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歿。三王之仁焉而歿。五伯之賢焉而歿。烏獲任鄙之力焉

而歿。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歿。歿者人之所以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鬪。問爲伯使。臣得盡謀於伍子胥。加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耻。臣之所

恐者獨恐臣歿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歿因以是杜口褻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歿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歿而秦治是臣歿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

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

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齊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泯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取也。諸侯見齊之罷弊，若臣

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

楚趙皆附齊必懼矣。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

以晏爲摯，以平爲激，投間抵巇之雄。

老莊申韓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皆是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

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紆。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
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
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
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今尹喜曰子將隱矣。
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
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世之學老子者則
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
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史公之尊老子矣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

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
之言。故其著書千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
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孔子之術畏累
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定然善屬書。離辭指
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
其言恍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
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
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

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
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
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
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
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
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公子也嘉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
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

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
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
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
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寔之上以爲儒
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
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
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
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歿於秦不能自脫說難

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定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寔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

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爲他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

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
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
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
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
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
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
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辨知焉此所以親近不
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旣渥深計而

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
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
里奚爲虜皆所以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
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是其污也則非能
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
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
智其子而疑隣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
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
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

代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

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虫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寔韓子引繩墨切事情

明是非其極慘戮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商君列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此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瘞及鞅俱千古莫匹之倫王嘿然王且去瘞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孫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

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而謂左右曰。公孫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旣歿。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廼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旣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

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

不惟其言惟所用之其龍衛鞅定知誰是

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

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

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謬謬。武王諤謬，以昌殷紂；墨墨，以亾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寔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

諛偶及五殺乃一一正堪數比纓悉此正可為賈賈之藥

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
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
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
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
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謔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
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
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
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
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

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
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
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
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
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
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
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
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亾君
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

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岩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
見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
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
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亾可翹足而
待商君弗從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
其欲干孝公以帝上術挾持浮說非其實矣且所
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
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
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
夫也。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
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
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
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旣通游事齊宣
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
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
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

之徒而諸侯東向朝齊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
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
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
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
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成侯而受相印先
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
能尚德若大穰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
陽消息而作推遷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
其語闕大不經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

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懽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徹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土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

一意風聲不知
意之所屬

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餽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闕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於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歿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

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歿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呵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

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剝落有致

趙武靈王胡服答問

武靈王平晝閒居。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窮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柰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

負遺俗之累。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
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
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
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
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
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
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我必有之。於是遂胡
服矣。使王繆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
欲叔服之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

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
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
本。從政有經。今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
信于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
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
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
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
成胡服之功。使繆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
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

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狗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嗇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

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秫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備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况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未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之足以制俗也。今吾

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鄆非社稷之神靈卽鄆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

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力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智者論焉教之道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變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循法無

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俗。變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卿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焉。賢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禮。

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已者不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奸之屬也。以私誣國。賤之類也。犯奸者身歿。賤國者族宗有此兩者。先王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意不讓。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拒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俗不顧。世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

志淫俗僻者亂民是以蒞國者不襲奇僻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慮義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世不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

鄒魯無奇服也俗僻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及也

駭世詭服之議百折不窮與商子俱立一時之功君子當論世以定之腐儒定本徒疆舌

蒯通說韓信畧

蒯通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授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叅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對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

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洛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臯，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

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按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歾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日：始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之交，及爭張、黥、陳澤之事耳，後殺餘，泜水之南，頭足異處。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

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廌陳澤。故臣以爲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歿。亡野獸以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

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僭石之祿者。聞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獸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

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聵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

在逐鹿之世，自是至忠之計，歸楚歸漢二語。石人應點頭也。第飯粲臺新信之，死漂及高久矣。

李斯勸行督責之術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

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
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
徇己則已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
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
也夫古之所謂尊賢者爲其貴也而其所爲惡不
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
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謬矣謂
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
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

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
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
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
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
罕喻國斷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
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
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
是故城高五尺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
而跛狎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尺之限豈跛狎

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整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
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
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
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
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
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耶且夫儉節仁義
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
於側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
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之術三者而獨操主術

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
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
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
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
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
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
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
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
明而天下亂者未之間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

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
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
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
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
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
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李斯諫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
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
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
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
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
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
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
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

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宮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寔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國之女不

克後宮駿馬馱馱不寔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克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烏烏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象武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

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克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而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其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起得隘增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乎涉豐

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變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誦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來朝。稽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僂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

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仇彼豈樂歿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

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歿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

因數之以不忠。歿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得誥喻體作賦者可爲大夫。正以類情布象爾。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

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攻戰。王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

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噐盡收入於燕。齊噐設於寧臺。大呂列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之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彊國。

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世襲。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之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疎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條列旨人。近人然其鍼刺。無復遁處。能爲君子之言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心內符卷六

臨漳黃道周幼玄甫選

鄭之玄太白甫較

秦漢文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

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
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
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
頃引馬賦 鳳有變雲意此今令人不安 鵠鵠
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
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鸚豈能與之料天
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
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
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
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障於讒心
握粟出卜自何能殺可謂絕以則
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
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
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欵欵朴以忠乎將送往勞
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
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
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慄斯喔咿嚅
囁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

稽如脂如韋以繫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
汜汜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
與騏驥抗輓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
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
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
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嚶嚶。今誰知吾之廉
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
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
誅者。臣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爲論。
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
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
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人大譁。天
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
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

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歿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

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塚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歿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闢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歿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

人皆得盡其方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歷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廼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矣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

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度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餉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者善無不聽也昔

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
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
與一家之富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
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
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
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
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
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
不能求其勝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

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
得衣食凶罪而歿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
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
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
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虜飾土築
阿房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
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繫世廣德以爲子
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歿而以謚
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

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亾養老之義，亾輔弼之臣，亾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

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亾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憂。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

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今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

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疋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悅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

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歿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媠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

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殷鑒不遠故以至言目之然實可語炤炤燎燎之道

賈誼過秦論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噐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

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蘓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蘓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

以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

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旣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阡陌之中。

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

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
爲家。嶠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歿人手。爲
天下笑。予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首端自磨有喙三尺

賈誼治安策

臣竊爲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
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夫
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
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
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樹國固。必相
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
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

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
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虜
屠牛垣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鈍者所排擊剝
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體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
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
諸侯王皆衆體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
臣以爲不缺則折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亾邪心今海
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

君不敢有異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
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背畔之心上
無誅伐之志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卧赤子天
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陛下誰
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
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平居不可屈伸失今不治
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可痛哭者此是
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
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

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亾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而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所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

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且帝之身自衣阜綿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亾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亾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亾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旺則出分家貧子壯則

出贅借父耨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諄語抱
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
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亾幾矣今其遺風餘俗猶
尚未改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
矣今之盜者剽寢戶之簾塞兩廟之器白晝大都
之中剽吏而奪之金此其亾行義之尤至者也而
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
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惟慮不動於耳目以是
爲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類非

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
不知大體竊爲陛下惜之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
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亾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
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今四維猶
未備也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
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
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亾維楫中流
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
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

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亾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

正人也及其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人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旣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旣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

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
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
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
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
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
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
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
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
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

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
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
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
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凡人之智能見已
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
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
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
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
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

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

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

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閒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噐此善諭也鼠近於噐尚憚不投恐傷其噐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歿而亡戮辱是以黜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土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蹇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而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

厲其節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天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歿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繫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歿而歿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

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隼詭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集主上有敗則因而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

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亾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亾别者不曰污穢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諍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

白冠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臯耳不執縛繫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蓋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存洛陽之疏指文帝喜可知也雖謙讓未遑妙于黃老然亦旣詒厥孫謀矣

枚乘諫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亾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今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臣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

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人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絜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絜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

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如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哉。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

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
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
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
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亾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
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不是微言是暴折語耳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
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
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
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闔
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于
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

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
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

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

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

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

龍驥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

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

慮則無國而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

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

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

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鷲鳥

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峙衣服叢臺

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

東之俠歿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

不得雖諸貴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

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

嬰兒王之壞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什齊北囚弟

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

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

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
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
不留行。收敵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承攻則
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
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是暴折語。却是微言耳。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
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
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
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
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
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
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
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卞和。李

麗吉闢與然鳥
與千重益增起
闢之致無不足
以供其意使者
故粵也

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
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
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
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
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
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
所以去二國。歿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
是以蘓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
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蘓秦相燕。人惡

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白圭顯於中
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
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
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
贖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爲應
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
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
沉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
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

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聽竝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

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仇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霸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

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衆莫不按劍相盼。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

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

下秦信左右而亾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
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
主沈諂諛之辭牽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
同皂。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
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
傷行。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懾於威重之權。脇於位勢
之貴。回面污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
則士有伏歿掘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
闕下者哉。

鼂錯論貴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
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
有七年之旱。而國亾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
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未不避湯禹。加以亾
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
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
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
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

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寔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土。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亾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

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亾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亾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亾日

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
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
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亾者取倍稱
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
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竒贏日游都
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
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亾農夫之苦有所阡陌之得因
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
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

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
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
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
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
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
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
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夫有錢粟有所滌夫
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
則貧民之賦可捐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今出而民

利者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人不可登枝而忘其本，當附此于七月。臣工
篇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

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
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
廓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
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
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
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
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
不生五穀然後發丁男以守洮河暴兵露師十有
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

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
芻輓粟起於黃腫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
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
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歿
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
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
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
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

然後天下亡于戈之事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歐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以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今存亡在所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大約漢臣多醇和仁讜之言

嚴安言世務事

至言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簇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瞻。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縉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

恠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
○字字審諦○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
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
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
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
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
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
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
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

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
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
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竝爲戰國此民
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
車擊轂介冑生機蟲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
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
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虞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
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
其刑罰薄賦歛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

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爲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

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歿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儵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於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棘

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息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削旁勝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亾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滅者刑嚴法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

中山靖王聞樂對

壹結慨惻凝于角考

臣聞悲者不可爲索。歎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蟲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交。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

隱皆照。明日曜夜。蟲蠹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以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讒言之徒。蜂生道遠。路遠曾莫爲。臣聞竊自悲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薰。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郤骨肉。冰釋斯仇。竒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搗。假寐永嘆。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臣之謂也。

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

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寔禍蔽塞。此乃秦之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

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刑盡審至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

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李陵答蘓武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勲勲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帳，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克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

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
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
被戮。妻子無辜。竝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
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
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
先君之嗣。更成夷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
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
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
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

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
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
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
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
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
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
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
斬其裒帥。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
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旣敗。舉國興師。更練

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寫生如見人語見盡成如欲焚見盡亦有存疎孰信然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歿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

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歿。然陵不歿。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歿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歿。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歿。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沫不歿。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爲此耳。何圖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

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蒞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竝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剝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歿朔北之野。丁年奉使。

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者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嘉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歿。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寔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歿如歸。

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歿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歿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歿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陵在胡謂武李陵衛律之罪上通于天矣。慘激噴淚及讀與子卿書乃悟陵久滲血于心衛律作此語必不噴淚也。

王褒四子講德論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螽蟪。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

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
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
覲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嫱西施善毀者不能
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
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
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
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
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
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

此古今之患惟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
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遊求賢索友歷於西州有
二人焉乘輅而歌問其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
丘子者也於是以上士相見之禮及焉禮文旣集文
學夫子降席問所歌何詩請問其說浮游先生陳
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
作也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
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故美玉韞於砥砢
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

藏於鑛璞庸人視之忽焉。乃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靡眉耆耆之老。咸慶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咏之也。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咏以董其文。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於是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

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候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窻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晉文公有舅犯趙衰取威定伯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叛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勾踐有種蠡漂庸剋滅強吳雪會稽之耻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強齊固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

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論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是以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旣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

鳳來儀翼翼邕邕。羣鳥竝從舞德垂容。神雀紛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是以北狄賓洽。甲士寢而旌旗作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旣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強者也。天性僑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單于稱臣。朝貢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剪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而笑。夫鴻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駢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於仁義。飽於盛德。終日仰嘆。怡懌而悅服。

風雅和醪自是太平之事

楊雄解嘲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
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
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
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
上玉堂有日矣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
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縱一橫論者莫當
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四十餘萬
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

無聞。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綱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竝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懷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崑以糾墨制，以鑽鈇散，以禮樂

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臯，陶戴繼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岩，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歿而吳亾，種蠡存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

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

舌而固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閭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寔。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亾。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蠋。蜓而嘲。龜龍不亦病。

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所無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亾命也。折脇摺髀免於徽索。翁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叩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頓顛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喉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

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隤。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

皓采禁於商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資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竝。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辭盡乎駢美。第亦在若譽若嘲之間。

谷永上救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非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公誅之。不加策慮。偏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

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蹠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患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臣也。

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歿難之

臣也。

班嗣答桓生借老莊

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
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
一壑則萬物不好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
其樂不徒聖人之網不興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
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義之羈
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
既繫轡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
於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

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

借書一鴟，還一鴟，猶矜刻爾爾。

班彪王命論

炤炤燎燎之論，則知堯是之統，忽成南北之隅，交偏亦是紛語，綺互豈有變。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

賈恍之于一如劫聞尔。

以命禹，暨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享，天

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偏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志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睹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切喻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歿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

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闔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椽稅之材不荷梁棟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亾而劉氏

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
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
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
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
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
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
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
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
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

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
見善如不及用人如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
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
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
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
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
晦冥有龍蛇之恠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
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

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
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
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籍帝王之世運考五
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
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
之主失天年之壽遇短折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
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
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
有授母貪不可幾爲二母所笑則福祥流於子孫
天祿其永終矣

班固答賓戲

固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
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喻以不遭
蘓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
故聊復應焉其辭曰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
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
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
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
煥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

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
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轡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
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滂塗，瞭騰風雲，使見之者影
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
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
內，潛神默記，經以年歲，然而噐不賈於當已，用不
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擄藻如春華，猶無益於
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
顯號，亾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迪爾而笑曰：若賓

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寔，守窳與之
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
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鶩。於是七雄虓關，分裂諸
夏，龍戰虎爭，遊說之徒，風飄電激，竝起而救之。其
餘焱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
搦朽摩鈍，鉛刀皆能壹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
千金，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
聲，合之律度，淫蠅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
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

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顛顛，福不盈背，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旣適其身，乃囚秦貨旣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掃羣穢，

夷險芟荒，廓帝絃恢，皇綱基隆於希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面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旄敦而度高乎太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旣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

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
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
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
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
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
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
舊聞楊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
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
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

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

毓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

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質

有此名至始非戲耳

乃文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修所

至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

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

於蛤蚌乎應世莫眊不知其將合景曜吐英精曠

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媒之不覩其

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躔昊蒼也故夫泥蟠

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輪摧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僕亦不任厠技於彼列故密爾自笑於斯文

班固匈奴傳論

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

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糞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

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

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
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
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
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
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
亦棄造陽之北禮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
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
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
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

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
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
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
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
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亾之
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
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
野三世無犬吠之警務廢亾于戈之役後六十餘
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

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怠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

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

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辨折仲舒之論至明至析。歸要矜正。得六月采芑之旨。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

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後復之
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
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
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
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
名儒原本之言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
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
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
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

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
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
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
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
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
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
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
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
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

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於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諸葛亮前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

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寔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

軍此悉貞亮歿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酒血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

定中原。度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此知已千古滴血之言。非徒忠臣死國之也。謹

諸葛亮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上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因。唯坐而待。以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保。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

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歿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

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劭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_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

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歿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溫陵云成敗利鈍不能逆睹不足爲大將以是量武侯也鼎足之說定于草廬天下有知之而不得不爲不死者如武侯于先帝是也識不破千古不可以立言

于寶晉紀總論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

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鐘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噐崇於周公權始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弘寬而能斷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

異議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治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旣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

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闕伯寔沈之郤歲構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戳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謚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脇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寔反錯天網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

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故於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王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裳爲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

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
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
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
於防燎火於原未嘗甞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
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
以抑其大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
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
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
淵澤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

三致意于原本
之際而後數其
流俗之失有識
之論

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
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
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
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
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况可
奮臂大呼聚之以於紀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
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
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
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亾之

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下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又曰寔穎寔粟卽有郃家室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郃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糧於橐於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民以至於大王爲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

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以至於王季能循其德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戴錫之光至於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縉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故其詩曰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他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
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文武自天保
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於
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
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
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
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
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禾
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

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
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
之纏綿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及其安
人立政者其揆一也今晉之典也功烈於百王事
捷於三代蓋有爲以爲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
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
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
高貴冲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
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

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杙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之寔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也。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貢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紉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於舅姑。有反

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
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
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
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
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亾。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也。察庾純
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
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
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論。而

睹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
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
樂。范熒必爲之請。歿賈誼必爲之痛哭。又况我惠
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
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係一婦人之
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
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旣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
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望氣者又云。
豫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

正淮南之莊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文讖曰滅亡之後有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得位於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二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也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崔寔政論

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知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嘆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

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爲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韃輻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籟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寬嚴適時乃爲亭平天下之計天下殺運多而生運少梁肉久豢殺始甚焉此聖達深知其然而難言之也。

蔡邕釋誨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
曰位故以人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
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銜仲
尼設執鞭之言審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秦牛之
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
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
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澗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
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

天庭敘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運光
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
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
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
榮祿而承恩蓋亦回途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
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今蹤夫
獨未之思耶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
曰若公子所謂覩矇昧之利而忘昭晷之害專必
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斂袂而興

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爾昔自太極君
臣始基有希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
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以降天綱縱人
絃弛王塗壞太極陀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
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
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
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
駢組流離隆貴翁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其
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榦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

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穀。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觸抱璞。遽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駢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曰南風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紲地之基。皇道維融。帝猷

顯不泯。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振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紳。漸鴻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圭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宅。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襄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竝載。環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珮。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瞽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

爵位自從攝須理鬚。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况其易。故百夫有羣逸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矐矐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淡於守高。意無爲於持久。燦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徇財。夸者歿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虛盈之效。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驎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薰膏之辜。高受

滅家之誅。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警。故在賤而不耻。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闔乘天衢。擁華蓋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寰區。計合謀從。已之旨也。勲績不立。予之辜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軸。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驂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曠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

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此所謂踵事而增奇變本而加厲者

陳琳袁紹討曹操檄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竝作妖孽饗餐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攜養因臧買位與金輦寶輸貨權門

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閹遺醜本無令德慄狡
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
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
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
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
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
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就威柄冀獲
秦師一克之報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
元殘賢害義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雋逸以直言

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
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
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慕
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故復援於
環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希衆破沮拯其死亡之
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
造於操也會後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
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勲就發遣
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

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
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羣談者
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銜口尚書
記期會公卿克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
元綱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笞楚并兼五毒俱
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
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
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
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

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
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模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
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
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增繳克蹊阮弈塞
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罔是以充豫有無聊之
人帝都有呼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
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
加意舍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
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爲梟雄往歲

伐鼓北征公孫瓚疆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
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
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
厥圖不果屯據敖倉沮河爲固乃欲運螳螂之斧
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
胡騎千羣奮中黃賁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執并
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
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竝集虜廷若舉炎
火以焚飛蓬覆滄海而注漂炭有何不消滅者哉

嘗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
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
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字凜風霜搽以雄智謂稱眊矇後世夫亦計
無復之而姑出于此猶有一二謝釋與武壘
同

黃憲玉論

魯王慶玉有楚人持玉鼎以進曰此荆山之美玉也君能愛乎魯王笑曰寡人聞荆山之玉卞和得之而獻楚王其後也秦人復得之奚其爲荆山乎夫地不再產胡能復得耶楚人曰夫荆山之所生者非特和氏之一璧也君何以荆山爲無玉乎荆王之鼎楚產也而君疑之若夫璵出於魯昔有倚頓得之以爲鳧杯其妾視之誤毀諸地是魯璵無倚頓之杯久矣今有人持璞璵以進君亦以爲魯

無璵璠可乎。夫地之所產不盡，出玉之所藏不盡，
用也。豈惟荆魯之玉爲然哉？若魯國賢士之藪也。
今君以爲地不再產，則展禽之後魯無孔子，孔子
之後魯無顏淵，顏淵之後魯無閔損，閔損之後魯
無子羽，子羽之後魯無秦非，秦非之後魯無曾點。
曾點之後魯無子思，子思之後魯無孟軻，孟軻之
後魯無卞孫通，戚麟，高堂生，孔安國，韋賢，疏廣，匡
衡，曹褒之屬矣。是今之生於魯國者，皆魯璵之沙
也。遊於魯國者，皆荆山之石也。奚玉之爲？臣請完

鼎而返楚，無使魯庭無刑。足之刑而荆山有泣玉
之士也。魯王慚，乃命左右以千金價之。左右曰：昔
者燕昭王以千金致士，今君以千金致玉，臣恐天
下懷寶之士皆倚昭王之臺而笑矣。致玉而笑，士
國何利焉？王不聽。

清澗泠泠之響

黃憲君賜

魯王以鹿羹餽徵君徵君謂使者曰憲有疾不能
陳謝亦不敢嘗使者曰君有羹惠於子豈辭一謝
乎徵君曰子知羹之爲重而惡知有重於羹者哉
夫鹿羹雖美固獸也魯王烹而薦之以鬲非士不
餽餽士而使士不及嘗奔走請庭而謝何王之待
士不如待一獸乎使者出明日使孔紹祖謝魯王
魯王曰子之師奚不悅寡人也寡人餽以鹿羹之
興受而不報又辱其使是以寡人之餽爲非禮也

孔紹祖對曰臣之師也有疾適遇鼎餽之榮憂欣
交洽敢不拜嘉特以疾故令臣代詣於賢王之庭
而陳謝焉王母以爲簡也魯王解容而道曰叔度
無深恙乎對曰嗅王之羹疾瘳其十之五嘗王之
羹疾瘳其十之九其一未瘳是以不克履也魯王
喜曰鼎之馨香足以瘳疾與對曰豈惟瘳疾哉臣
聞之天子諸侯以士爲鼎以仁義爲羹其馨香足
以薦之上帝達之祖考蒸之社稷布之民人夫鼎
之有羹也猶士之有仁義也鼎之馨香則王知之
何仁義之爲美不如羹乎是羹也惟王與臣之師
嘗之矣魯國之民不聞其美也若仁義之羹烹一
心而暢百順調太和而育庶物若睹淵泉之洋溢
而渴者不及飲觀五穀之豐茂而饑者不及爨也
賢王何不徹其鼎而舉其士舍其獸味而陶仁義
之羹乎魯王嘆曰吾聞聖人之後必有賢者繼焉
其子之謂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心內符卷七

臨漳黃道同引玄甫選

鄭之玄太白甫較

晉魏六朝文附唐宋各

曹植求自試表

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
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
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

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食所由
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與不讓
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正蒙國重思三世於今矣
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幸矣
而竊位東蕃爵在上列身破體煖且厭百味日極
華麗耳倦絲竹者皆正極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
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上惠人今
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
佩人彼已之譏是以正懸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

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
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誠欲混同
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廢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
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純世將欲卒鎮衛四
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
淵魚未懸於鈞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
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
左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
生而尚來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大君之寵臣

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驪致北闕此二臣者豈好爲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二方未尅爲念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卽世者有間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

習戰也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馳舟奮驪突刃觸鋒爲士卒先雖未能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卒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眞眞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才眞眞典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身生無益於事處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烏視終於

白首此徒圜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
先備師徒小劔輟食棄餐奮袂攘袵撫劍東顧而
心已馳於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
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以行師用兵
之勢可謂神妙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
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家
之難身雖屠裂而功勲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
未嘗不撫心而嘆息也。臣聞明主使罪不廢有罪
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絕纓盜馬之

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臣竊見先帝早崩威王棄
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
未乾而身名竝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
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秦之路以逞千
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
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
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
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
之踰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

慷慨歿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
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
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塵霧之
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
而獻其忠知必爲朝士所笑聖人不以人廢言伏
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頓鬱憊結如驥思馬千里道而鷹鷂思掣九

天也

李密陳情表

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
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
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歲立旣無叔伯終
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強近之親
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孺孺不立形影相弔而劉夙
嬰疾病常在牀褥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
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
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

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其
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
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
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
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寔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
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矜自况臣孤苦特為尤甚
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
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溫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
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

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
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
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
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
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
知皇天后土寔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言微
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歿當結草臣
不勝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李康運命論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蓋聖人之所以爲聖者在乎樂天知命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鑒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

此一段非爲
者之算乃以
天下之蠅狗也

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途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蔭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闖看爲精神以向背爲變通執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潔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呱呱然自以爲得矣蓋見

龍逢比干之亾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鑄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知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躡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爲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爲天子不若仲尼之爲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爲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闡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

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爲寔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
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
受也。其爲名乎。則善惡書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
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
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
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
矣。椎紆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與璠之珍可觀
矣。夫如是也。爲物甚衆。爲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嗇
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
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爲見身名之
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故君子舍彼取此。

披懷盡意醒如風蘇

頽風裁雅鑣諷
雕剗豈仁者之
好麗抑逸人之
善情托快寄刑
津于舌本

孔德彰北山移文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
介拔俗之標瀟洒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于清
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
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
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豈其始終參差蒼黃反覆
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
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
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隄俗之士旣文旣博亦

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
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
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
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
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
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
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製而
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
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

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
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朴喧囂
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旣斷酒賦無續常
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徃圖架卓
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收使我高霞孤
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
歸石逕荒涼徒延竚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
帳空今夜鶴怨山去人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
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

壑爭譏。攢峯竦。謂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
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
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乃促裝下邑。浪拽
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局。豈可使芳杜
厚顏。薜荔蒙耻。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於蕙
路。汚淥池以洗耳。宜扁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
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
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
士。駕爲君謝逋客。

陶潛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
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
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
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
載欣載奔。童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
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
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
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
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
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誥樂琴書以消
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中車。或
棹孤舟。旣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
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
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
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
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
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冷泉一聽惠風再當

唐宋文

徐賢妃諫太宗息兵罷役疏

自貞觀以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
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
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
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
禮云亭亭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
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
以也守初保未聖哲罕兼是知大業者易驕願陛

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往來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夫數十之獲一舩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填無窮之巨浪恩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兇代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王并吞六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

則忘害肆情而縱欲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籍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縱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願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之所安金屋瑤臺驕王之爲麗故

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
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
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寔迷心之醜
毒。竊見服翫織靡如變化於自然。職貢珍奇若神
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是敗素於淳風。是知漆
器非廷叛之方。桀造之而入叛。玉杯豈招亡之術。
糾用之而國亡。萬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
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鑒
未形。智周無際。窮奧秘於麟閣。盡探賸於儒林。千

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
成敗之機。故亦苞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內。乃
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唯恐知之非難。行之
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惟抑志裁心。慎
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擇後是以替前非。則鴻
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太宗每欲摩效三代內德。復然頗廣嗣徽之

響。

張蘊古大寶箴

今來古往備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寔難處普天
之下處王公之上任上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倡
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
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
於已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
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
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
光同其得失故身爲之變而聲爲之律勿謂無知

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
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
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
不過適口。唯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
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之音。淫。勿謂
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
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
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
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

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云
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棄而
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
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
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
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
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纁塞耳而
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
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盈。故曰

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
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
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
懷其始永保其終爰述金鏡窮人盡聖使人以心
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今天下爲公一人有
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
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撮美而勸辭

駱賓王姚州道破賊柳諾設弄楊虔露布

尚書兵部臣聞北極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面
乘乾一統成聖人之表是知衣裳所會義有輯於
殊鄰霜露所由誠無育於異類故塗山萬國誅後
至者防風丹浦一戎緩前禽者就日然則利弧矢
以威天下法雷霆以震域中四時行焉天道不能
去煞五兵備矣皇業所以勝殘雖義切救焚苟順
時以濟物恩深祝網不獲已而用兵伏惟皇帝陛
下登翠嫵以握圖憲紫微而正象玄功不宰混太

始以凝神至道無圖佇華胥而得夢闡文教以清
諸夏崇武功以制九夷環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
鄧林萬里交影甘泉之樹反踵穿胸之域襲冠帶
以來王竒眩僖耳之函奉正朔而請吏逆賊蒙儉
和舍等浮竹遺胤沉木餘苗邑殊禮義之鄉人習
貪殘之性日者皇明廣燭帝道遐融頗亦削左袵
而被朝衣解椎髻而昇華冕而豺狼有性梟獍難
馴遂敢亂我天常變九龍而背誕負其地險攜七
部以稽誅搔亂邊疆玃玃州郡是用三門投律長

馳無戰之師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地去月二十
日軍次三朐崙鎮前後捕得生口知守捉山差傍
山連結十部蠻有徒五萬衆此山卽南中巨傍也
崗巒千里西通大荒之郊溪谷萬重南極炎洲之
境聳喬林而掙月陰靈有假道之標拔崇巖以隱
天陽烏迴無翼之地峯危束馬路絕回車賊踞臨
代之形垂建鉞之勢徵風召雨蜩起蜂飛駢雜種
以挺灾封狐十里肆沉黎而作孽雄虺九頭臣以
爲制敵以權柔遠者理成於德教伐叛以義決勝

者不在於干戈於是廣布朝恩恭宣帝澤申之以
安撫曉之以存亡信重蠻陬無負黃龍之約賞隆
漢爵不踰白馬之盟地接周疆詞屢彈於喻蜀俗
通盤飢聲不輟於吠堯臣遣左二軍子總管寧遠
將軍前守右驍尉井陘縣開國男劉玄暉等銜枚
遠襲卷甲前駢偃危旆而設潛兵疑從天落乘間
道而掩不備若出地中又遣右二軍子總管明威
將軍行左武衛翊府郎將高奴弗率左武衛天水
府折衝都尉張仁操等陟而山之南衝其要害之

路又遣左一軍子總管前右金吾衛翊府郎將孫
仁感率府左果毅都尉王文雅等凌北山之北絕
其飛走之途賊首領楊虔柳諾設弄諾覽期等振
螳螂之力拒轍當輪縱蚊蚋之羣彌山滿谷劉惠
基高奴弗孫仁感等竝忠勤克著智略遠聞識明
君之重恩輕生有地提太阿之神劔視死無時彎
弧而兇黨土崩舉刃而妖徒瓦解雖危若沸鼎未
窮梟首之誅救死扶傷猶致折骸之爨二十二日
臣遣副總管兼安撫副使定遠將軍前左驍衛府

中郎將令狐智通率右武衛郎將左府左果毅都尉韓惠德等擁貔豹之雄順天機而左轉遣副總管兼安撫使守銀州刺史李大志率前左衛靜福府果毅都尉陳弘義等率犀象之卒乘地軸以右迴又遣行軍司馬守雋州都督府長史梁侍辟率守金吾衛宜昌府果毅都尉閻文成等總投石拔距之材蹈中權而撫其背又遣前守右威衛龍西府果毅都尉康留買等騰躍鐵歎金之騎犯前茅而扼其喉臣率守衛清官府左果毅許懷秀等橫

玉弩以高臨撻金鉏而直進玄雲結陣影密西郊赤日揮鋒氣衝南斗颶塵埃而布地白日爲之晝昏積氛覆以稽天滄溟爲之晦色兵交刃接鳥散魚驚自卵及申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三十里激流膏而爲泉似變萇弘之血委亂骸而擠壑若泛鼈靈之屍旣而照盡高春雲昏乙夜賊乃收集餘衆保據高岩臣度彼遊魂慮其宵遁彼三軍齊進四面合圍二十三日乘魚爛之危啓蛇形之陣揚麾誓衆伏節訓兵一鼓先登賞必懸於芳餌

九攻按律罪無赦於嚴誅。五部雄材三河俠少。或
生居燕地先工卽墨之圍。或家本秦人早習昆明
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壑飛騰。舉鵬力
以揚威。耀犀渠而賈勇。澄氛廓殺。同夏景之潰春
水。滅迹掃塵。若霜風之卷秋籜。戰踰百里。時歷三
朝。前後生擒四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柳諾設弄
楊虔等。殞元行陣。懸首旌門。蒙儉和舍等。委衆奔
馳。脫身挺險。雖復刑以止殺。丁壯成伏於誅。夷禮
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宥。魏臣賦蜀徒聞蒟醬。

之奇。漢使開印。纔通竹杖之利。豈若膺紫泥而弔
伐。指場徼以臨戎。一戰而孟獲已擒。再舉而哀牢
授首。斯竝皇威遠暢。廟略遐宣。奉玄猷以配天。徒
知帝力。掩望輿而闡地。豈曰臣功。不勝慶快之至。
謹奉露布以聞。

節次華欵儼如行師

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曩檄

僞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寔寒微昔克太宗下陳
曾以更衣入侍泊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
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
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
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
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
容猶復包藏禍心竊竊神器君之憂子幽之於別
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

虛侯之已亡。驚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飛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若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暗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此檄出攻玉之計。摧喪盡矣。對主禡裘鬚眉。強設爾。

王勃滕王閣序并詩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
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
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
彩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
閣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瞻幃暫
駐十旬休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
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家
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

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巖
駢駢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
人之舊館。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
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列岡巒之
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盱其駭
鳴。閭閻撲地。鐘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清雀黃龍
之軸。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
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鴈陣驚寒。
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

風生。織歌凝而白雲遺。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
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
於中天。極娛遊於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
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於日下。指吳會
於雲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
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
帝闕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嗚呼。時運不齊。命途
多舛。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
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所賴君子安貧。達人

知命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
雲之志酌貪泉而覺爽處涸轍以猶懼北海雖賒
扶搖可接東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嘗高潔空懷報
國之心阮籍猖狂豈效窮途之哭勃三尺微命一
介書生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有懷投筆慕宗
慤之長風舍簪笏於百齡奉晨昏於萬里非謝家
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鄰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晨
捧袂喜託龍門楊意不逢漁凌雲而自惜鍾期既
遇奏流水以何慚嗚呼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

已矣梓澤坵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饒登高作
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誠恭疏短引一言均賦
四韻俱成

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
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
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

風雕物華仰嘅俯涕叙興可刪詠情獨激人
每諷賞一二語而流帶全文有不知者有如
斯矣

杜牧之阿房宮賦

二字一奇夫所謂畫之有益者抑亦多則于賦耶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宮覆歷三百餘里隔

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
入宮墻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
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澗盤
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
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
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
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

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
擾梳曉鬟也涓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
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
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綬立遠視而望幸焉有
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
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
不能輸來其間鼎鑄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邈迤秦
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
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柰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

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
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
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
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
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
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
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
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
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

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此豈所謂雕虫者與一變而杜致極已再變
而蘇并脫骨馬抑亦有不可傳者賦心耶

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
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
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善
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
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寔以
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者對曰
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
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

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定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寔害之。雖曰憂之，其寔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

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勿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饗餐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却是唐人風刺，然寫橐駝亦刻畫。

李白與韓荊州書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卽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劔術徧于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

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
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
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
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
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
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
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爲○豫○州
未○下○車○卽○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
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

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
習祖黎斯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
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
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
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
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
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芻
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闕軒繕寫呈上
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

師惟君侯圖之

開揆一人自占第一地待詔拾遺與此而三
言如其人

李華弔古戰場文

浩浩乎平沙無垠，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
黯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
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
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
吾聞夫齊魏徃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
沙草晨牧，河水夜渡。地澗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
刃，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
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用奇奇。

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
夫北風振漠胡兵何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
旌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賊利鐵穿骨驚
沙入面土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
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
鳥休巢征馬踟躕繒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
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
卒都尉親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
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刀盡

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感兮生死決
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礫烏無聲兮山
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
兮雲霧日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
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
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竭任人而已其在
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旣城朔方全師而還飲
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
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

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
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
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
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悄悄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
傷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
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
古如斯爲之柰何守在四夷

穠華作此雜互以示卒不能隱才不可假一字如是

韓愈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
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
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
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
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
小之也則宜其所爲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
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
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

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於揚則入於墨不入於墨則入於老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

於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

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勅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析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

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

雖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

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

明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
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
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
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
也曰斯吾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
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
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知之何而
可也口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
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
其亦庶乎其可也

道一而已入世則入世之出世則出世之第
君子有所主以立言而不悟者以爲錯互韓
愈子際膜拜之主而夷狄驟中國如甌脫也
且有所慨焉而爲此訓也讀之亦灑灑大儒
之言其云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等代

亦具眼

韓愈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必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括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

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竒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

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爲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欂。侏儒。椳闈。居楹。各得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

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
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
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以。興。逃。讒。於。楚。
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
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
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
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
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
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
見。斥。茲。非。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
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庫。忘。已
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
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曹。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是。解。嘲。吞。戲。類。

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
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
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
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
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
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
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
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

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吉人之文

歐陽修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

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坐起而誼誨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頽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風水之相生也。文性之偶纈也。而迂者按其規本。

歐陽修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卽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

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

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其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

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泚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纜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

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

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條疏而無悖氣

蘓洵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

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憮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我賞之；某爲

惡，吾誅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

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至合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

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書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

也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特識有之而滿發而折行底其執而致其意惟大蘇紹之耳有宋文不能及也

蘓洵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

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

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請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

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責備賢者之意至矣。

蘓軾刑賞忠厚之至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嗷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戚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

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旣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功一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書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仁，可以無罰，賞之過乎義，則無罰罰之過乎義，則無賞。君子過乎義，則

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

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仁人長世之言

蘓軾王者不治夷狄論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

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知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詳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

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夷狄之不可一日向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深疑而求其說也

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固亦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睚曠而識微

鼂君成詩集序

推筋抽骨之議。今于古君子。和所自處。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誦之云。爾乃者官於杭

杭之新城令鼂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遊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旣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旨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

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竒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甚遠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爲漢中候吏和帝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天慶觀乳泉賦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者其穉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寰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其生也。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淚。爲血。爲洩。爲矢。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去。

人而外驚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真液下涌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稿

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隣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漣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瓶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之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珮之落谷灑玉池之生肥吾三嚙而遙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真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特寫至理遂抹洪範潤下作鹹一語知無識

者不在立言之例

蘇軾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

慨致固耳至借
洞蕭入情始有
聞吹縹緲之想

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
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蘓子愀然
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
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
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
旗蔽空灑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
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
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

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
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
遺響於悲風蘓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
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
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
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
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
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

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

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慾，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

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音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鳴，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

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竒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鵲。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

有此妙佐始爲
畫苑之所不及

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

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大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况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

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
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
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
而右手執削日數飛雁而耳節鳴鼓手背傍人而
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異執
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
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邁乎
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卽千手之
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其理則具矣彼佛菩薩

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
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
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
之像未覩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内外教博通
其義欲以如习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
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
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
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
悟余遊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

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
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
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
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
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劔
盾諸械噐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
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
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
千心內自相攬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
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
具千手目

固知雖極佛菩薩一理而已腐儒至死不明
哀哉

衆妙堂記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習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

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子未覩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蝸與鷄乎夫蝸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鷄俯首而喙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子少安湏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蝸與鷄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學道而至於妙者也故榜其堂曰衆妙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因以夢中語爲記

只一聰明綺語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罄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

卑讓退抑以爲禮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袞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強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罄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罄折而百拜

由此言之則是罄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罄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

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有。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於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蘇必欲捐血着痒反聖言而不顧而朱字註句疏歸于正則此蘇朱之別也。

辯論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爲過乎

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居得其正之爲正不如至公大義之爲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於晉梁焉。而章子以爲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

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而其實又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弒君得天下而不失爲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弒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臯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爲在漢唐爲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柰何其舉而加之。弒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

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
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爲兄則
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
無惟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
若純乎名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正統而
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爲之齊
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
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
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爲其霸統之說
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
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
秦穆公皆曰誓以爲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
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
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
若章子之所謂霸統也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析難讜切諦則非韓鄒之所敢望

謝制科啓

右軾啓。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

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美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旣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人。而又有不

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百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迫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

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書疎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備取人之法

倡勇敢策段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蓬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

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

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劔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于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弃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

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其人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解甲。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待命之。人。驟于萬死之地。

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于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亦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下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於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

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急緩將誰爲之倡哉

捐血着痒言之知木繫者之至難而倜竒者之至易也

蘓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克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踈蕩頗有竒氣此一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克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

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沮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觀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

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

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
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氣蒸暉大生卽鵬耳絕無雛時

胡銓上高宗封事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
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
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
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
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
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
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
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

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
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
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
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
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
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
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
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
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

和議者。誰不以此陷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
情僞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
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
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
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
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
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
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
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長。

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人
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
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
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
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
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
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
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洵
洵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

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
檜以心腹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
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
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
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
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
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
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
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

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寔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叅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今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克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

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此書已加勇于檜頸矣。何待千百世之办之也。千百世之办固已不及其生存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心內符卷八

臨漳黃道周劬玄甫選
鄭之玄太白甫較

公羊傳

荀息不食言僖公十年

晉里克弑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一字之安未
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
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
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

柰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荀息傳焉。驪姬者國
邑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
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
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
其言則可謂之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
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
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
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
退殺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
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宋人及楚人平 宣公十五年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
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
闚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
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
曰：嘻甚矣！憊雖然，吾願聞之也。圍者掛馬而秣之，
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
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
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

矣。吾見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也，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

筆濯濯耳寫生極窈窕之致固識

文情文旨之有在也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柰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迨，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見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于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

子者也。季子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不欲言而寫生至至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叙致聘仍之耳歸案數語而生動溢幅空外

設情

穀梁傳

狄武氏子來求賻隱公三年

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賻。歸生者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知之辭也。交譏之。

嚴核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

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君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迺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仇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又諫曰：語曰：唇亡則齒寒，其斯之謂歟！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

風則整潔

亡號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呂氏春秋

重已篇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已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海之珠。而愛已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

益是師者之慶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有姝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太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感召之也。壽長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此論不可不熟。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

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椽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廢。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爲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燁。熱燁。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鞵中大。鞵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

矣。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其爲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爲飲食醢醢也。足以適味克虛而已矣。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此當爲天下至寶之言。

勿躬

大橈作甲子黔如作 首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
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
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
赤冀作日乘雅作駕寒衰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
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
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
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
也。所以能之也。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修其

德而化矣。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月之始出。極燭六合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一生無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爲不成。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邀。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

退。閑習。臣不若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

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能况於人主乎人主知
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
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皇之君民
也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
勇力誠信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乎靜任德化以
聽其要若此則形性彌羸而耳目愈百官慎職而
莫敢偷綖人事其事以克其名名寔相保之謂知
道。

文心內符卷九

臨漳黃道周幼玄甫選

鄭之玄太白甫較

檀弓

不喪出母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

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要在道隆二語濯濯風宛

申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共世子也。

弔重耳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涕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

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
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
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俱存格外之目寫得潔至

行人儀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
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
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嚭曰。古之侵伐
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
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及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
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微文妙絕

周豐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有不解乎。

謹正

嗟來食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饑者蒙袂輯履負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俱至文曾子原以置黔敖於至高而不可及而匪其裁之也

原壤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木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母失其爲親也故者母失其爲故也

夫子豈不知壤之高而令爲之非其高之謂聖非其聖之謂高夫子俱存之

趙文子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
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直於
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
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
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
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
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
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譽不置口矣

文心內符卷十

說苑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何以善齊國之政對曰
臣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
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
君桓公身體隋解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
刑罰不中則強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

臨漳黃道周劬玄甫選

鄭之玄太白甫較

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事。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

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寔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寔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寔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寔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

興道隗請爲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嘗置郭隗
上坐南面居三年蘓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
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
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併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
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

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
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
徜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
所游神也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

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
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禮義非我也而可以厲
心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
是伐智本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
伯樂不致千里于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
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材雖高不務
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蛟龍生焉土積成山豫
章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故曰訊問者
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

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
修衣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
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子思居於
衞緼袍無表田子方遺以狐白之裘子思不受曰
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
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汗池何則其
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

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
也

游江海者托於船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
於賢

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蹶而活先人餘烈

曾子曰鷹鷲以山爲卑而層巢其上鼃鼃魚鱉以
淵爲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
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

礪之旁多頑鈍

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

風令

新序

有司請吏於齊桓公桓公日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日以告仲父如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

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日臣請譬之以五味
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
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君之
力也

天子居闈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
不出檐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
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
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

好龍鈞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
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
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
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
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
者也敢託而去

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素往見孟嘗君
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
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子噫將使我追車

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
已死矣何暇老矣噫將使我出止辭而當諸侯乎
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